

禮記疑義卷三十一

玉藻第二册第

鄭氏註

孔穎達疏

吳廷華存疑

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君之右虎裘厥左狼裘士不衣狐白君子狐青裘豹褰玄緇衣以裼之麕裘青豸褰絞衣以裼之羔裘豹飾緇衣以裼之狐裘黃衣以裼之錦衣狐裘諸侯之服也

訂義註君衣狐白毛之裘則以素錦為衣覆之

使可裼也袒而有衣曰裼必覆之者裘褻也詩

云衣錦絅衣裳錦絅裳然則錦衣復有上衣明

矣凡裼衣象裘色也用虎狼裘者衛尊者宜武

猛不衣狐白裘辟君也狐之白者少以少為貴
 也君子大夫士也綃綺屬也染之以玄於狐青
 裘相宜狐青裘蓋玄衣之裘豸胡犬也絞蒼黃
 之色也孔子曰素衣麤裘豹飾飾猶衰也孔子
 曰緇衣羔裘黃衣大蜡時臘先祖之服也孔子
 曰黃衣狐裘諸侯之服也非諸侯則不用錦衣
 為褻疏鄭引詩者證錦衣之上更有衣覆之以
 無正文故引詩云然則錦衣復有上衣明
 矣熊氏以豸胡犬謂胡地野犬亦解此胡作狐
 字謂狐犬雜未可知孰是也按郊特牲云黃衣黃
 冠而祭所以息田夫者文在蜡祭之下又云既
 蜡而牧民息己是蜡祭之後為息民之祭也此
 息民謂之臘故月令孟冬云臘先祖五祀是黃
 衣為臘先祖之服皇氏用白虎通義云天子狐

海鹽張元濟補寫續經解

白諸侯狐黃大夫狐蒼士羔並與經傳不疏君
 同鄭所不取裘乃各有所施皇氏說非也疏君
 謂天子以狐之白毛皮為裘其上用錦衣以褻
 之

疑義註天子狐白之上衣皮弁服與疏云天子

衣皮弁服與者亦以無正文故言皮弁服與與
 為疑辭也必知狐白上加皮弁服也以狐白皮
 弁服亦白錦衣白三者相稱皆為白也云允楊
 衣象裘色也者狐白裘用錦衣為褻狐青裘用
 玄衣為褻羔裘用緇衣為褻是褻衣於裘色相
 近也天子視朝服皮弁服則天子皮弁之下有
 狐白錦衣也諸侯於天子之朝亦然故秦詩云
 君子至止錦衣狐裘此經云君則天子養諸侯
 也凡在朝君臣同服然三公在天子之朝執璧
 與子男同則皮弁之下狐白錦衣與子男同也
 其天子卿大夫及諸侯卿大夫在天子之朝亦
 狐白裘以下云士不衣狐白則卿大夫得衣狐

白也其裼則不用錦衣故下註云非諸侯則不用錦衣為裼熊氏云當用素衣為裼其天子之士及諸侯之士在天子之朝既不衣狐白熊氏云用麤裘素裼也諸侯朝天子受皮弁之裼歸來嚮國則亦錦衣狐裘是也告廟之後則服之在國視至止錦衣狐裘是也告廟之後則服之在國視朔則素衣覯裘卿大夫士亦皆然故論語註云素衣覯裘視朔之服是也其受外國聘享亦素衣麤裘故聘禮公裼降左註引玉藻云麤裘青犴裘絞衣以裼之又以論語云素衣麤裘皮弁時或素衣如鄭氏言則裼衣或絞或素不定也熊氏云臣用絞君用素皇氏云素衣為正記者

亂言絞耳

廷華業章服之裘如大裘羔裘狐裘麤裘皆用純色此狐白等俱非章服則燕居之裘所謂褻裘耳鄭謂裼衣復有上衣長樂陳氏非之謂孔

海鹽張元濟補寫續經解

子緇衣羔裘等裼衣即是上衣又各經明言裼裘襲裘若裼衣又加上衣則袒上衣止見裼衣不見裘為得謂之裼裘其說似勝於鄭以無明文可証姑並存之若褻裘之上服亦燕居之服如深衣可耳皮弁禮服似不應如於褻裘之上也疏又由天子推之諸侯大夫謂大夫亦衣狐白而裼衣素衣已屬臆說至謂士不服狐白而服麤裘素裼又云諸侯受天子皮弁之裼歸服錦衣狐裘以告廟此皆憑空造作何以說經至引劉熊皇三家之說支離敷衍不足辨矣刪之

犬羊之裘不裼不文飾也不裼裘之裼也見美也弔則襲不盡飾也君在則裼盡飾也服之襲也充美也是故尸襲執玉龜襲無事則裼弗敢充也

訂義註犬羊之皮質略亦庶人無文飾不文飾者裼主於有文飾之事不盡飾者喪非所以見美盡飾者臣於君所充猶覆也執龜玉襲重寶瑞也無事謂已致龜玉也疏按聘禮使臣行聘之時主於敬不主文故襲裘聘是不文飾之事不裼裘也至行享之時主於文故裼裘也凡此弔襲謂主人既小斂之後若未斂之前則裼裘

海鹽張元濟補寫續經解

也故禮弓云子游裼裘而弔是也凡君在之時則露此裼衣盡其文飾之道以敬於君也凡執玉得襲故聘禮執圭璋致聘則襲也若執璧琮行享雖玉裼此執玉或容非聘享尋常執玉則亦襲也廷華案不文飾正明犬羊不裼之意此言犬羊不裼當指羊之大者言若羔裘固有裼衣也

疑義註裼者君子於事以見美為敬襲者所敬

不主於君則襲尸襲者尸尊

疏凡敬有二一則父也二則君也

是天性至極以質為敬故子於父母之所不敬袒裼君非血屬以文為敬故臣於君所則裼若

平敵以下則亦襲以其質畧故也所襲雖同其
 意異也聘禮行聘致君命亦襲者彼是聘享相
 對聘質而享文欲文質
 相變故楊襲不同也
 疏表之楊者謂表上加
 楊衣楊衣上雖加他服猶開露楊衣見楊衣之
 美以為敬也此謂君之不在臣所加上服揜襲
 楊衣充猶覆也謂覆蓋楊衣之美以君不在敬
 心殺故也尸尊者尸處尊位無敬於下故襲也
 廷華案禮以敬為本而敬有二道有以文為敬
 者楊是也有以質為敬者襲是也行禮時其禮
 未盛則恐其過於質故以文濟之而楊禮既盛
 則又恐其過於文以掩其敬故以質濟之而襲

海鹽張元濟補寫續經解

聘禮執圭盛故襲以充美餘則皆楊也要之楊
 襲皆敬也註之訓見美也曰君子於事以見美
 為敬若以行禮第當楊者其訓充美也則曰所
 敬不主於君則襲又若以敬君不當襲者其訓
 尸襲則曰尸尊疏亦云尸尊無敬於下又若以
 尊則無所用襲者是皆未明聘禮之義者也據
 聘禮有楊有襲則可知君子於事不但以見美
 為敬矣又聘禮執圭襲則可知襲者非所敬不
 主於君之謂矣又聘禮君受圭亦襲則可知尊
 者非無所敬之謂矣若疏謂聘主於敬不主於

文故襲則既不知聘禮之有禘又以襲為敬心
之殺不又與主敬故殺之說自為異同耶

笏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竹士竹本
象可也見於天子與射無說笏入太廟說笏非禮也
小功不說笏當事免則說之既摺必盥雖有執於朝
弗有盥矣凡有指畫於君前用笏造受命於君前則
書於笏笏畢用也因飾馬笏度二尺有六寸其中博
三寸其殺六分而去一

訂義註球美玉也文猶飾也大夫士飾竹以為
笏不敢與君並用純物也無說笏言凡吉事無

海鹽張元濟補寫續經解

所笏說也太廟之中唯君當事說笏也免悲哀
哭踊之時不在於記事也小功輕不當事可以
摺笏也摺笏輒盥為必執事畢盡也殺猶杼也

天子杼上終葵首諸侯不終葵首大夫士又杼

其下首廣二寸半

疏按釋地云西北之美者有
崑崙虛之璆琳琅玕焉李巡

孫炎郭璞等並云璆琳美玉此之球字則與璆
同故云璆是美玉也云文猶飾也謂以魚須文
飾其竹盧云以魚須及文竹為笏非鄭義也云
大夫士飾竹以為笏者大夫以魚須士用象經
總云見於天子則諸侯事在其間故云言九吉
事無所說笏凡者非一之辭下文云小功不說

則大功以上皆說之故云惟吉事無說笏也云
太廟之中唯君當事則說笏也者以臣見君無
不執笏明太廟之中雖當事之時亦執笏也若
則太廟之中當事之時則說笏時臣驕泰潛效

於君當事之時亦說笏故記者明之云臣入太廟當事說笏非古禮也是當時之僭記者據時而言故鄭云唯君當事說笏也必知當事說者以下文云小功不說笏當事免則說之明君入太廟當事則亦說耳凡臣見君皆執笏所以記事射所以正威儀獨云見於天子者以天子尊極臣下畏懼不敢執笏故特言見於天子明臣下見於君皆然按五人云天子杼上此云殺故知殺猶杼也云諸侯不終葵首者以玉人云天子終葵首則諸侯不終葵首可知也云大夫士又杼其下者以經時云其中博三寸明笏上下二首不博三寸諸侯既南面之君同殺其上大夫士北面之臣疏此一節明天子以下笏之宜俱殺其下也

所用之物并明用笏之事及闊狹長短大夫以魚須文竹者文飾也庾氏云以鮫魚須飾竹以成文士竹本象可也者士以竹為本質以象牙

海鹽張元濟補寫續經解

飾其邊緣飾之可也言可者通許之辭言既搢笏必盥者謂有執事於朝須預潔淨故既搢笏於帶必盥洗其手於後雖有執事於朝更不須清潔不須盥矣以其初盥已畢造受命謂造詣君前而受命則書記於笏笏畢用也者畢盡也謂事事盡用笏記之因飾焉者謂因其記事所須而飾以為上下等級焉其中博三寸者天子諸侯上首廣二寸半其天子椎頭不殺也大夫士下首又廣二寸半唯笏之中央同博三寸故云其中博三寸也其殺六分而去一者天子諸

侯從中以上稍稍漸殺至上首六分三寸而去
其一分餘有二寸半在大夫士又從中以下漸
漸殺至下首亦六分而去一

而素帶終辟大夫素帶辟垂士練帶率下辟居士錦
帶弟子縞帶并紐約用組辟註作裨
裨註作裨

訂義註而素帶終辟謂諸侯也諸侯不朱裏合
素為之如今衣帶為之下天子也大夫亦如之
率練也士以下皆禪不合而練積如今作燥頭
為之也裨謂以繒采飾其側人君充之大夫裨
其紐及未士裨其未而已居士道藝處士也此

海鹽張元濟補寫續經解

自而素帶亂脫在是耳宜承朱裏終辟疏以文

素帶終辟故知素帶謂諸侯以經不云朱裏故
云諸侯不朱裏下天子也云率練也士以下皆
禪不合而練積者以率非縫繞之事故讀為練
與練練同也知士以下皆禪者以經云士練帶
率練是縫禪之名以縫旁邊故知禪也云辟讀
如裨冕之裨者讀如曾子問大夫祝裨冕之禪
也云人君充之者充滿也入君謂天子諸侯飾
帶從首及末徧滿皆飾故云充之云大夫裨其
紐及末者大夫卑但飾其帶紐以下至於末也
云士裨其末而已者士又卑但裨其一條下垂
者故云裨末而已云宜承朱裏終辟者以下文
云天子素帶朱裏終辟此文即云素帶終辟次
云大夫故知宜承天子疏自此以下至皆從男
素帶之下文相次也

子明帶及鞞鞞及王后以下衣服等差其文雜
陳又上下爛脫今一依鄭註以為先後天下素

帶朱裏終辟而素帶終辟大夫素帶辟垂士練帶率下辟居士錦帶弟子縞帶并紐約用組三寸長齊於帶紳長制士三尺有司二尺有五寸子游曰參分帶下紳居二馬紳鞞結三齊大夫大帶四寸雜帶君朱綠大夫玄華士緇辟二寸再繚四寸凡帶有率無箴功此等總論帶之義也而素帶終辟者謂諸侯也以素為帶不以朱為裏亦用朱綠終禕大夫素帶辟垂者大夫亦用素為帶不終禕但以玄華禕其身之兩旁及屈垂者士練帶率下辟者士用孰帛練為帶其

海鹽張元濟補寫續經解

帶用禕帛兩邊縹而已縹謂緹緝也下禕者但士帶至者疑必反屈嚮上又垂而下大夫則總皆禕之士則用緇唯禕嚮下一垂者居士錦帶者用錦為帶尚文也弟子縞帶者用生縞為帶尚質也並紐約用組者并並也紐謂帶之交結之處以屬其紐約者謂以物穿紐約結其帶謂天子以下至弟子之等其所紐約之物並用組為之故云并紐約用組三寸者謂紐約之組闊三寸也

韞君朱大夫素士爵韋園殺直天子直公侯前後方

大夫前方後挫角士前後正鞞下廣二尺上廣一尺長三尺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二寸

訂義註鞞之言蔽也凡鞞以韋為之圓殺直目

鞞制直者四角直無圓殺方者殺四角使之方

變於天子也所殺者去上下各五寸挫者圓其

上角變於君也鞞以下為前以上為後正直方

之間語也頸五寸亦謂廣也頸中央肩兩角皆

上接革帶以繫之肩與革帶廣同凡佩繫於革

帶疏經云圓則下文大夫前方後挫角則圓也經云殺則下文公侯前後方則殺也經云直則下文天子直是目鞞制也以經云前後方是殺四角也上下各去五寸所去之處以物

直則下文天子直是目鞞制也以經云前後方是殺四角也上下各去五寸所去之處以物

海鹽張元濟補寫續經解

補飾之使方變於天子也云所殺者去上下各五寸者按雜記云鞞會去上五寸是上去五寸

又云純以爵韋六寸不至下五寸是去下五寸鄭註雜記云會謂上領縫也領之所用蓋與純

同如鄭此言即上去五寸是領也爵韋為領故云領之所用與純同下云所去五寸純以素

故鄭註雜記云純純所不至者五寸然則上去五寸是領也若然唯去上畔

下畔而云殺四角者蓋四角之處別異之使殊於餘邊也其會之下純之上兩邊皆純以爵韋

表裏各三寸故雜記云鞞長三尺下廣二尺上廣一尺會去上五寸純以爵韋六寸不至下五

寸純以素紉以五采鞞制大畧如此但古制難知不可委識或據禮圖天子鞞制形如要鼓也

以今參驗不附人情故今依附記文參驗情事而為此說以俟後賢以經云後挫角謂殺上角

使圈不令方也正謂不表也直而不衰謂之正方而不衰亦謂之正故云正直方之間語頸五

寸亦謂廣者鄭恐上下長五寸故云凡佩繫之革其上下及肩與革帶俱二寸也云凡佩繫之革

帶者以鞶繫於革帶恐佩繫於大帶故云然疏以大帶用紐約其物細小不堪懸鞶佩故也此一經總明鞶鞅上下尊卑之制

疑義註鞶玄端服之鞶也鞶必象裳色則天子

諸侯玄端朱裳大夫素裳唯士玄裳黃裳雜裳

也皮弁服皆素鞶疏知此玄端服之鞶也者按士冠禮玄端玄裳黃裳雜裳

爵鞶謂士玄端之鞶此云士爵鞶故知是玄端

之鞶也云天子諸侯玄端朱裳者以鞶從裳色

君既用朱故知裳亦朱色也然天子諸侯祭服

之衣纁裳知此朱鞶非祭服鞶者若其祭服則

君與大夫士無別同是赤色何得云大夫素士

爵鞶且祭服之鞶大夫以上謂之鞅士爵弁謂

之鞅鞅不得稱鞶也云大夫素裳者大夫玄冠

以素為裳故素鞶也此則大夫士朝君之服大

夫既以素裳為朝服又以玄端服禮窮則同

故也云唯士玄裳黃裳雜裳也者士冠禮謂玄

海鹽張元濟補寫續經解

端之裳也士朝服則素裳故鄭註士冠禮朝服則玄端之衣易其裳耳云皮弁服皆素鞶者按士冠禮皮弁服素鞶云皆者君與大夫士皮弁皆然故云皆也疏前後正士賤與君同不嫌也天子之士則直諸侯之士則方

廷華案此大槩合諸服之鞶言之註以玄端之

鞶為說據疏所引士冠禮亦惟士爵鞶為玄端

之鞶其朱鞶素鞶則未聞玄端有此制也註因

一爵鞶遂合朱素二鞶而皆以玄端目之非武

斷乎至所謂朱裳素裳者亦因朱鞶素鞶而以

意推之疏所謂鞶從裳色是也此本儀禮註之

臆說案詳士冠禮即如疏所引士冠禮玄端玄裳黃

裳雜裳彼註以雜裳為前玄後黃三裳之色固與爵色不同尚得鞞從裳色耶且朱裳亦不見於經若以素鞞言則據士冠禮素鞞固皮弁服之鞞而非玄端之鞞也若士冠禮爵弁鞞鞞本鞞之色非鞞之名蓋言鞞鞞則鞞理自明故不復言鞞非鞞鞞不得稱鞞也朝服素裳士冠禮案詳之君大夫士皮弁皆素鞞說亦不見所據又案說於直方之外復言正則正與直方當有不同之處註以正為直方之間是矣但其制莫考耳若竟以為士與君同且以天子之士諸

海鹽張元濟補寫續經解

侯之士分未敢信也

大夫大帶四寸雜帶君朱綠大夫玄華士緇辟二寸再繚四寸凡帶有率無箴功

訂義註雜猶飾也即上之裨也君裨帶上以朱下以綠終之大夫裨垂外以玄內以華華黃色也士裨垂之下外內皆以緇是謂緇帶大夫以上以素皆廣四寸士以練廣二寸再繚之凡帶有司之帶也亦緇之如士帶矣無箴功則不裨

之士雖緇帶裨亦用箴功凡帶不裨下士也

疏上云鞞此云雜故知雜即上之鞞也云君鞞帶上以朱下以綠者君子謂天子諸侯崔氏熊氏並

云據要為正飾帶外邊上畔以朱朱是正色故
 在上也下畔以綠綠是間色故在下也云大夫
 鞞垂外以玄內以華華黃色也者熊氏云近人
 為內遠人為外玄是天色故在外以華對玄故
 以為黃也黃是地色故在內也云士鞞垂之下
 外內皆以緇者士既練帶而冠禮謂之緇帶據
 鞞色言之故謂之緇帶疏大夫大帶四寸謂合
 以鞞之外內皆用緇也
 素為之廣四寸雜帶君朱綠大夫玄黃士緇辟
 者雜猶飾也謂飾帶君用朱綠大夫用玄華士
 用緇也士緇辟二寸再繅四寸謂用單練廣二
 寸繅繞也再度繞要亦四寸也凡帶有率無箴
 功者凡帶謂有司之帶有緝謂其帶既禪亦以
 箴功緇緝其側但緝禱之而已無別裨飾之箴

海鹽張元濟補寫續經解

功故云無箴功

疑義註此又亂脫在是宜承紳鞞結三齊疏云

紳鞞結三齊者以下文三寸長齊於帶合承上
紐約用組之後則此大夫大帶一經不得廁在
其間故知宜承下紳
鞞結三齊之後也

廷華案此記專言帶當承上長齊於帶斯得此

類而合若承紳鞞結三齊則兩帶之中廁入紳

制於理未協

一命緇鞞幽衡再命赤鞞幽衡三命赤鞞葱衡緇音
溫出

註作
鞞

訂義註鞞之言亦蔽也

疏有虞氏以前直用皮為之後
 王漸加飾焉故明堂位云有虞
 氏服黻夏后氏山殷火周龍章
 彼註云天子備
 馬諸侯火而下卿大夫山士
 韎韍而巳云緼赤
 黃之間色所謂韎也者按此云
 一命緼韍一命
 謂公侯伯之士冠禮爵弁韎韍
 此緼韍則當
 彼韎韍故云所謂韎也毛詩云
 韎韍茅蒐染齊
 人謂茅蒐為韎韍聲也茅蒐則
 菁草也以菁染
 之其色淺赤則緼為赤黃之間
 色若子男大夫
 但名緼韍不得為韎韍也以其
 非士故耳云黑
 謂之黝青謂之葱者周禮牧人
 云陰祀用黝牲
 又孫炎註爾雅云黝青黑葱則
 青之異色三命
 則公之卿玄冕侯伯之
 卿緇冕皆赤韍葱衡

疑義註此玄冕爵弁服之韎尊祭服異其名耳

海鹽張元濟補寫續經解

疏上經云君朱大夫素士爵韋是
 玄端服之韎
 故云此玄冕爵弁服之韎言異於
 上也此據有
 孤之國以卿大夫雖三命再命
 皆著玄冕若無
 孤之國則三命再命之卿大夫
 皆緇冕不得唯
 玄冕也爵弁則士所服云尊祭
 服異其名耳者
 他服稱釋祭服稱韍是異其名
 韍譯皆言為蔽
 取蔽郭之義也知祭服稱韍者
 按易困卦九二
 朱韍方來利用享祀是祭祀稱
 韍也按毛詩傳
 天子純朱諸侯黃朱黃朱色淺
 則亦
 名赤韍也則大夫赤韍也色又
 淺耳

廷華案此以命言韎則為朝祭諸
 禮服可知但

記言命則當以命服言之註所引
 典命公侯伯

之卿三命諸說固已又據大宗伯
 註言天子上

士三命中士二命下士一命又以
 二命受服為

玄冕爵弁與此註同愚謂司服命
 服惟五冕及

皮弁而無爵弁註言玄冕是司服所云卿大夫自玄冕而下言卿大夫則註所引三命再命者皆應玄冕其說是也若一命之士則應皮弁而註以為爵弁則舛矣又典命言公之孤四命司服言孤之服自希冕而下若三命之卿大夫則自玄冕而下名分所在不可假也疏謂無孤之國卿大夫亦著希冕說禮不成兒戲耶又所謂爵弁士所服者若謂服爵弁者惟士則鄭且自謂大夫爵弁祭於公焉得謂惟士爵弁若謂士惟服爵弁則天子上士三命中士再命當與列

海鹽張元濟補寫續經解

國之卿大夫同服玄冕司服止言列國之士皮弁而不及天子之士蓋以列國之卿大夫準之耳焉得謂惟士爵弁至尊祭服之說據疏以困卦朱韍為証不知彼特取象謂利用享祀非即以朱韍為祭服也即據詩會同言赤黃則非祭服亦稱韍又據士冠禮爵弁韍韜註謂與於君祭之服則祭服亦稱韍韜未嘗盡稱韍也尊異之說之非明白甚矣

天子素帶朱裏終辟

訂義註謂大帶也疏天子素帶朱裏者以素為

帶用朱為裏終辟辟則裨也終竟帶身在要及
垂皆裨故云終辟

王后禕衣夫人揄狄

疏禕作輦揄作搖狄作翟

訂義註輦搖皆翟雉名也刻繒而畫之著於衣
以為飾因以為名也後世作字異耳夫人三夫

人亦侯伯之夫人也王者之後夫人亦禕衣

按疏

鄭註內司服引爾雅釋鳥伊雉而南素質五色皆備成章曰搖鄭又云王后之服刻繒為之形而采畫之綴於衣以為文章禕衣畫輦者揄翟畫搖者闕翟刻而不畫從王祭先王則服禕衣祭先公則服揄翟祭羣小祀則服闕翟衣黃桑服也色如鞠塵服之以此告桑展衣以禮見王及賓客祿衣御於王之服闕翟赤搖翟青禕衣玄鞠衣黃

海鹽張元濟補寫續經解

展衣白祿衣黑又鄭志云三狄首服副副覆也
所以覆首為之飾其遺象若今步繇矣鞠衣首
服編編列髮為之其遺象若今假紒矣展衣祿
衣首服次次第髮長短為之所謂髮髻若燕居
之時則亦祿衣纒笄總而已其六服皆以素紗
為裏故內司服陳六服之下云素縛鄭註云六
服皆袍制以白縛為裏云夫人三夫人亦侯伯
之夫人也者以經云王后禕衣又云夫人揄狄
其文相次故以疏此一節論王后以下命婦之
夫人為三夫人
服唯有三寸長齊於帶一經廁在其間帶事前
文已解訖王后禕衣者謂畫輦於衣六服之最
尊也夫人揄狄者謂畫搖翟之雉於衣謂三夫
人及侯伯夫人也

疑義註王者之後夫人亦禕衣疏三夫人與三

亦言其...
公同對王為屈三公執璧與子男同則三夫人亦當與子男夫人同故鄭註司服疑而不定云三夫人其闕狄以下乎為兩解之也云王者之後夫人亦禕衣者以禮記每云君袞冕夫人副禕王者之後自行正朔與天子同故祭其先王服上服也若祭先王則降焉魯祭文王周公其夫人亦禕衣故明堂位云君袞冕立於阼夫人副禕立於房中是也詳天官內司服案
三寸長齊於帶紳長制士三尺有司二尺有五寸子游曰參分帶下居一焉紳鞞結三齊

海鹽張元濟補寫續經解

訂義註三寸謂帶組組之廣也長齊於帶與紳齊也紳帶之垂者也言其屈而重也論語曰子張書諸紳有司府史之屬也三分帶下而三尺則帶高於中也結約餘也此又亂脫在是宜承約用組疏知三寸約帶組組之廣者以帶廣四寸此云三寸長齊於帶承上組約用組
之下故知是組廣也云言其屈而重也者解垂帶名紳之意申重也云宜承約用組結者以此經之三寸長齊於帶非發語之端明知有所承次故以為宜承約用組之下
於帶者言約紐組餘長三尺與帶垂者齊故云長齊於帶紳長制士三尺有司二尺有五寸者紳謂帶之垂者紳重也謂重屈而舒申其制士

長三尺有司長二尺五寸子游曰參分帶下紳居二焉記者引子游之言以證紳之長短人長八尺大帶之下四尺五寸分為三分紳居二分焉紳長三尺也紳鞶結三齊者紳謂紳帶鞶謂蔽膝結謂約紐餘組三者俱長三尺故云三齊也

君命屈狄再命禕衣一命禮衣士祿衣唯世婦命於

奠繭其他則皆從男子禮依註作鞫

訂義註屈謂刻繒為翟不畫也此卿大夫士之

妻命服也案典命公侯伯之大夫再命士一命不特子男也但子男亦在其中耳姑

海鹽張元濟補寫續經解

存所謂夫尊於朝妻榮於室也子男之卿再命而妻鞠衣則鞠衣禮衣祿衣者諸侯之臣皆分為三等其妻以次受此服也公之臣孤為上卿大夫次之士次之侯伯子男之臣卿為上大夫次之士次之莫猶獻也凡世婦以下蠶事畢獻繭乃命之以其服天子之后夫人及嬪及諸侯之夫人夫在其位則妻得服其服矣自君命屈狄至此亦亂脫在是宜承夫人揄狄疏典命云子男之卿

再命其大夫一命其士不命此云再命禕衣一命禮衣士祿衣故知據子男卿大夫士之妻也

禕衣是王后之服故疑當為鞠衣云子男之卿再命而妻鞠衣則鞠衣禮衣祿衣者諸侯之臣

皆分為三等其妻以次受此服也者鄭為此言
欲明諸侯臣之妻唯有三等之服云公之臣孤
為上卿大夫次之士次之者以司服云孤緇冕
而下卿大夫玄冕而下士皮弁而下此謂上公
臣為三等云侯伯子男之臣卿為上大夫次之
士次之者以此經再命鞠衣一命禮衣士祿衣
士與大夫不同又與命子男之卿再命大夫一
命士不命尚分三等侯伯之卿三命大夫再命
士一命是亦三等可知凡獻物必先奠於地故
云奠猶獻也云凡世婦以下蠶事畢獻繭乃命
之者三夫人九嬪其位既尊不須獻繭自然得
命也世命以下位卑因獻繭乃得命言以下則
女御亦然經云疏屈狄者屈闕也狄亦翟也直
世婦舉其貴者刻雉形闕其采畫故云闕翟也再命禕衣者再
命謂子男之卿妻服鞠衣也一命禮衣者禮展
也子男大夫一命其妻服展衣也士祿衣者謂

海鹽張元濟補寫續經解

子男之士不命其妻服祿衣鄭註士喪禮祿之
言祿黑衣裳以赤緣之唯世婦命於奠繭者世
婦謂天子二十七世婦以下也獻繭謂世婦及
命婦人助蠶畢獻繭也凡夫尊於朝妻貴於室
皆得各服其命服其他則皆從男子者其他謂
后夫人九嬪及五等諸侯之妻也其夫得命則
其妻得著命婦故云皆從男子廷華案君命屈
狄蓋承上后夫人而言九嬪以下之服也此言
命則夫人之服可知唯世婦自當承屈狄下皆
內命婦之服見其服雖亦屈狄然必待時命之

耳再命以下又言外命婦服其他句則統上下言之

疑義註君女君也禮天子諸侯命其臣后夫人

亦命其妻以衣服疏以禮君命其夫后命其婦則子男之妻不得受天子之

命故以為君謂女君是子男之妻受后之命或可女君謂后也命子男之妻故云君命疏

君命屈狄者君謂女君子男之妻也彼后所命

故云君命世婦及卿大夫之妻並卑雖已被命

猶不得即服命服必又須經入助蠶蠶畢獻繭

繭多功大更須君親命之著服乃得服耳故云

命於奠繭

海鹽張元濟補寫續經解

廷華案君當指天子言註謂女君不知命出一

尊無后命其妻之理又命服者得命乃服世婦

以下未得命者必獻繭時命之非已得命必又

命始服也子男夫人屈狄內司服案詳之

凡待於君紳垂足如履齊頤雷垂拱視下而聽上視

帶以及袷聽鄉任左凡君召以三節二節以走一節

以趨在官不俟屨在外不俟車齊音咨袷居業反鄉許亮反

訂義註紳垂則磬折也齊裳下緝也袷交領也

節所以明信輔君命也使使召臣急則持二緩

則持一周禮曰鎮圭以徵守其餘未聞也今漢

使者擁節趨君命也必有執授之者官謂朝廷

治事處也

疏引周禮典瑞文者證君召臣之節謂徵召守國諸侯以鎮圭召之云其

餘未聞者謂召諸侯之外別召餘臣未聞云今漢使擁節者擁持也漢時使人召臣持節召之

也疏此一節論人臣侍君及被君召之儀凡待

於君者謂臣侍君法也凡者臣無貴賤皆然也

紳垂者紳大帶也身直則帶倚磬折則帶垂足

如履齊者身折則裳前下緝委地故行則足恒

如踐履裳下也頭雷者雷屋簷身俯故頭臨前

垂頭如屋雷垂拱者拱沓手也身俯則宜手沓

而下垂也視下而聽上者視高則教故下矚也

海鹽張元濟補寫續經解

聽上謂聽尊者語宜諦聽故仰頭而面嚮上以

聽之也視帶以及拾者視尊者之處也視君之

法下不過帶高不過袷故曲禮云允視上於面

則教下於帶則憂是也聽鄉任左者此解聽立

也庾云聽上及聽鄉任左皆備君教使也鄭註

少儀曰立者尊右則坐者尊左也侍君之時君

坐故侍者在右是以聽鄉皆以左為任也此謂

臣以左耳近君故云任左凡君召以三節二節

以走一節以趨者節者以玉為之所以明信輔

於君命者也君使使召臣有二節時有一節時

不言矣
故合云三也隨事緩急急則二節臣故走也緩則一節臣故趨也庾氏云君召以三節者謂君召臣急則以二節緩則以一節急緩不出於三節不謂節盡於三也在官不俟屨在外不俟車者急趨君召也外謂其室及官府也在官近不須車故言屨在外遠故云車
士於大夫不敢拜迎而拜送士於尊者先拜進面答之拜則走

訂義註禮不敵始來拜則士辟也士往見卿大夫卿大夫出迎答拜亦辟也疏此一節明士於

海鹽張元濟補寫續經解

尊者之法士於大夫不敢拜迎者此謂大夫士禮既不敵故士不敢迎而先拜大夫雖拜士則辟之而拜送者按儀禮鄉射飲酒公食聘禮但是主人送賓者皆主人再拜賓不答拜鄭註云不答拜者禮有終故也士於尊者先拜者謂士往詣卿大夫即先於門外拜之也進面士先於外拜拜竟乃進面親相見也答之拜則走者若大夫出迎而答拜於士則士走辟之也

士於君所言大夫沒矣則稱謚若字名士與大夫言名士字大夫

訂義註君所謂大夫存亦名疏此一節論士於君及大夫之所言羣臣之法士於君所言大夫者謂士在君前與君言論及於大夫也沒矣則諡若字者君前臣名若彼大夫生則士呼其名若彼大夫已死沒而士於君前言則稱彼諡無諡則稱字不呼其名敬貴故也名士者士踐雖已死而此生士與君言猶呼死士名也與大夫言名士字大夫者謂士與大夫言次論及他生大夫士之法也士踐故呼名大夫貴故呼字也若大夫士卒則士字諡大夫

海鹽張元濟補寫續經解

於大夫所有公諱無私諱凡祭不諱廟中不諱教學臨文不諱

訂義註公諱若言語所辟先君之名祭及廟中謂祝嘏之辭中有先君之名者也凡祭祭羣神廟中上不諱下為感未知者疏此一節論諱與不諱之法有公諱無私諱者謂士及大夫言但諱君家不自私諱父母也崔氏云謂伯叔之諱耳若至親則不得言庾云謂士與大夫言有名字同已祖禰名字皆不得諱辟敬大夫故不重敬凡祭祭羣神也謂社稷山川百神也祝嘏辭

不言集義卷三
中有先君之名不諱之也有事於父則諱祖教
學臨文不諱者教學謂師長也教人若諱疑誤
後生也臨文謂簡牒及讀法律之事也若諱則
失於事正也

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趨以采齊行以肆
夏周還中規折還中矩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
鏘鳴也故君之在車則聞鸞和之聲行則鳴佩玉是
以非辟之心無自入也君在不佩玉左結佩右設佩
居則設佩朝則結佩齊則請結佩而爵鞞凡帶必有
佩玉唯喪否佩玉有衝牙君子無故玉不去身君子

海鹽張元濟補寫續經解

於玉比德焉天子佩白玉而玄組綬公侯佩山玄玉
而朱組綬大夫佩水蒼玉而純組綬世子佩瑜玉而
綦組綬士佩璫玨而緼組綬孔子佩象環五寸而綦
組綬徵張里反中竹仲反齊依註作齊疾私反采齊
詩篇名還音旋辟又作僻齊則側皆反請側耕
反純註作縉璫而充反又
作孺攻武中反又作攻

訂義註君子士已上徵角四者玉聲所中也徵
角在右事也民也可以勞宮羽在左君也物也
宜逸周旋反行也宜園折旋曲行也宜方揖之
謂小倪見旂前也揚之謂小仰見於後也鏘聲
貌鸞在衡和在和在式自由也不佩以下謂世

子也出所處而君在馬則去德佩而設事佩辟
 德而示即事也結其左者若於事有未能也結
 者結其綬不使鳴焉居謂所處而君不在馬朝
 於君亦結左綉屈也結又出之思神靈不在事
 也爵鞞者齊服玄端喪否者喪主於哀去飾也
 凡謂天子以至士衝牙居中央以前後觸也故
 謂喪與災青玉有山玄水蒼者文色所似也綬
 者所以貫佩玉相承受者也綦文雜色也緼赤
 黃佩象環謙不比德亦不事也象有文理者也
 環取可循而無窮

疏按詩秦風云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是玉以比德按聘禮

海鹽張元濟補寫續經解

云溫潤而澤仁也績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剝義
 也垂之如隊禮也孚尹旁達信也是玉以比德
 也按下文云天子佩白玉下至士是君子含士
 以上也玉聲所中也者謂所佩之玉中此徵角
 宮羽之聲云事也民也者謂所佩之玉中此徵角
 民徵為事右廂是動作之方而佩者按樂記角為
 作而成民則供上後使故可勞而在右也云君
 也物也宜逸者按樂記云宮靜而無為物宜積聚
 羽在左是無事之方君宜靜而行而物宜積聚
 故在於左所以逸也反行謂到行反而行假令
 從北嚮南或從南嚮北行謂屈曲而行假令
 從北嚮南行曲折而東嚮也見於前者謂佩嚮
 前垂而見之見於後者謂佩嚮後垂而見也嚮
 在衡和在式韓詩外傳文也若鄭康成之意此
 謂平常所乘之車也若田獵之車則嚮在馬鑣
 也故註秦詩云置鸞於鑣異於乘車鄭於秦詩
 既以明言故於毛詩傳云在軾曰和在鑣曰鸞
 鄭不復見毛也又於商頌箋云鸞在鑣同毛氏
 之說亦不復其言以秦詩箋已明言故也知謂
 世子也者以臣之對君則恒佩玉故下云君子

不言美者三
無故玉不去身前文云然後玉鏘鳴也是以知
去朝君備儀盡飾當佩玉今云君在不佩玉故
知非臣下云世子佩瑜玉是以知世子也云出
所處而君在也者以下文朝則結佩謂朝時明
此君在非朝處也云去德佩者大觶木燧之屬
也云辟德而示即事也者以辟德不敢當故去
德佩而示有勞役之事以奉於上故設事佩也
自朝則結佩朝結佩及設佩亦皆謂世子玉有
山玄水蒼者文色所似也者玉色似山之玄而
雜有文似水之蒼而雜有文故云文色所似但
尊者玉色純公侯以下玉色漸雜而世子及士
唯論玉質不明玉色則玉色不定也瑜是玉之
美也故世子佩之承上天子諸侯則世子天子
諸侯之子也然諸侯之世子雖佩瑜玉亦應降
殺天子世子也然諸侯之世子雖佩瑜玉亦應降
純當為緇鄭以經云玄組朱組者是色則純亦
是色也故讀純為緇云綦文雜色也者顧命四
人綦弁云綦青黑色鄭風編衣綦中註云綦蒼
文色是綦為雜色又說疏此一節廣明佩玉之
文云綦蒼艾是雜色也

海鹽張元濟補寫續經解

事揖俯也若行前進則身恒小俯俛也退則揚
之者揚仰也卻退還行則身微仰也然後玉鏘
鳴也者若進俯退仰然後佩離身而直行搖動
佩自擊所以玉聲得鏘鏘而鳴也世子出所處
而與君同在一處則不敢佩玉玉以表德去之
示已無德也左結佩者佩亦玉佩既不佩玉而
結左佩也鄭云結者結其綬不使鳴也賀云事
佩綬且不鳴今云結綬使不鳴則猶在佩玉也
右設佩者結左邊玉佩而設右邊事佩事佩是
木燧大觶之屬齊則績結佩此謂總包凡應佩

玉之人非唯世子綰結佩謂結其綬而又屈上之也而爵韉者謂士玄端齊故爵常為韉也而熊氏皇氏並謂諸侯以下皆以玄端齊而以爵韉為韉同士禮以其齊故不用朱韉也義或然也佩玉有衝牙凡佩玉必上繫於衝下垂二道穿以瑣珠下端前後以縣於璜中央下端縣以衝牙動則衝牙前後觸璜而為聲所觸之玉其形似故曰衝居中央牙是外畔兩邊之璜以衝牙為二物若如皇氏說鄭何得云牙居中央以為前後觸也孔子以象為環廣五寸以綦組為

海鹽張元濟補寫續經解

綬也謙不復佩德佩及事佩示已無德事也佩象環者象牙有文理言已有文章也而為環者示已文教所循環無窮也五寸法五行也言文教成人如五行成物也

疑義註路門外之樂節至應門謂之趨行登堂

之樂節

疏路門寢門外至應門謂之趨於此趨

按詩小雅有楚茨之篇此作齊當為楚齊者

於行之時則歌肆夏之樂按爾雅釋宮云宮中

謂之時堂上謂之行堂下謂之步門外謂之趨

於大寢之中趨謂於朝廷然則王出既服至堂

門路門亦如之此謂步迎賓客王如有車出之事登車於大寢西階之前反降於作階之前尚書傳曰天子將出撞黃鐘之鐘右五鐘皆應入則撞蕤賓之鐘左五鐘皆應是也疏鄭

讀為緇其例有異若經文絲帛義分明而色不見者即讀純為緇媒氏云純帛不過伍兩以有帛字故純為緇祭統云后夫人蠶事以供純服以其供蠶絲義分明故讀純為緇論語云麻冕禮也今也純儉稱古用麻今用純則絲可知也以色不見故讀純為緇若色見而絲不見則不破純字以義為絲昏禮女次純衣註云純衣絲衣如此之類是也

二說俱詳周禮案

海鹽張元濟補寫續經解

廷華案堂上不趨堂下布武故註以為行趨之別然行趨隨地有之不當限以地且樂亦未必在隨行愚據下止言佩玉之聲不言奏樂疑此不過佩玉聲合二樂與上宮徵等不必定奏此樂也至絲理色理說極支離並於周禮案詳之童子之節也緇布衣錦緣錦紳并紐錦束髮皆朱錦也肆束及帶勤者有事則收之走則擁之童子不裘不帛不履約無總服聽事不麻無事則立主人之北南面見先生從人而入

訂義註童子未冠之稱也冠禮曰將冠者采衣

紆也肆餘也餘束約組之餘紐也勤謂執勞辱
 之事也此亦亂脫在是宜承無箴功凡不者皆
 為幼小不備禮雖不服總猶免深衣無麻往結
 事也裘帛傷壯氣也約屨頭飾也疏知猶免深衣者以經但
 云無總服是但不著經服耳猶同初著深衣也
 知免者以問喪云免者不冠者之服故知未成
 服童子雖不當疏此一節論童子之儀唯有肆
 束及帶一經鄭云爛脫廁在其間宜承上無箴
 功之下今先釋之後童子之事肆束及帶者謂
 約束帶之餘組及帶之垂者若身無勤勞之事
 當有事之時則收儉之謂其事之切迫身須趨

海鹽張元濟補寫續經解

走則擁抱之收謂斂持在手擁謂抱之於懷也
 童子之節也者謂童稚之子未成人之禮節緇
 布衣者謂用緇布為衣尚質故也錦緣錦紳并
 紐者謂用錦為緇布衣之緣又用錦為紳帶并
 約帶之紐皆用錦也錦束髮者以錦為總而束
 髮也皆朱錦也者言童子所用之錦皆用朱色
 之錦童子尚華示將成人有文德故皆用錦示
 一文一質之義也童子不裘不帛者為大溫傷
 壯氣也不屨約屨之飾也未成人不盡飾為節
 也無總服者童子唯當室與族人為禮有恩相

接之義遂服本服之總耳若不當室則情不能
至總故不服也聽事不麻者鄭註云雖有服總
猶免深衣無麻往給事也然鄭意是言童子雖
不總猶著免深衣無經以往給事給事總喪使
役也王云聽事不麻也庾謂此云無麻謂不當
室也按問喪及鄭註之意以童子不當室者則
謂無免而此註云猶免者崔氏熊氏並云不當
室而免者謂未成服而來也問喪云不當室不
免者謂據成服之後也無事則立主人之北南
面者主人喪主也此童子來聽使若有事則使

海鹽張元濟補寫續經解

之若無事時在旁謂在主人之北南面而立見
先生從人而入者先生師也童子不能獨為禮
若往見師則隨成人而入也

侍食於先生異爵者後祭先飯客祭主人辭曰不足
祭也客殮主人辭以疏主人自致其醬則客自徹之
一室之人非賓客一人撤壹食之人一人徹凡燕食
婦人不徹飯扶晚反
殮音孫

訂義註後祭先飯謙也祭者盛主人之饌也殮
者美主人之食也疏之言麤也自徹教主人也
徹奠於序端一室同事合居者也賓客則各徹

其饌也壹猶聚也為赴事聚食也不徹者婦人
質不備禮疏此一節論侍食及徹饌之節侍食
於先生及異爵者此謂九成人禮異爵謂尊於
己也後祭先飯者此饌不為己故後祭而先飯
示為尊者嘗食也客盛主人之饌其故祭之主
人辭曰不足祭也者九主人於客悉皆然也故
主人致辭云疏食不足備禮也客殮者若食竟
作三飯殮也主人辭以疏者殮是已食飽飽猶
食美故主人見客殮而致辭云麤食傷客不足
致飽若欲便更食然也主人自致其醬則客自

海鹽張元濟補寫續經解

徹之者主人敬客則自致其醬則客宜報敬故
自徹之曲禮曰主人親饋是也一室之人非賓
客一人徹者謂同事而合居一室若賓客則各
徹其饌今合居既無的賓主故必少者一人徹
饌也壹食之人一人徹者謂暫為赴事壹聚共
食共食竟則亦不八人徹亦推一人徹也凡燕
食婦人不徹者婦人質不備禮也緣男子有徹
義故明婦人禮也

食棗桃李弗致於核瓜祭上環食中棄所操凡食果
實者後君子火孰者先君子有慶非君賜不賀有憂

者勤者有事則收之走則擁之操七刀反後胡豆反先悉反

訂義註弗致於核恭也上環頭寸也果陰陽所

成非人事也火孰者備火齊不得也非君賜不

賀唯君賜為榮也有憂者此下絕亡非其句也

勤者以下此補脫重重童子節文疏此一節明食果

實及非君賜不賀之事弗致謂懷核不置於地

也瓜祭上環者食瓜亦祭先也環者橫斷形如

環也斷則有上下環也上環是甕間下環是脫

華處也祭時取上環祭之也食中者上環將祭

而食中也棄所操者操謂手持者棄之不食

海鹽張元濟補寫續經解

寸切謂切瓜頭切去甕此庶人法也凡食果食
後君子者果實是陰陽所成非關人事故不得
先嘗也火孰者先君子者火孰和調是人之所
為恐和齊不備故先於君子而嘗之有慶非君
賜不賀者有慶謂或宗族親戚燕飲聚會雖吉
不相賀不足為榮故也唯受君之賜為榮故相
拜賀故云非君賜不賀也

孔子食於季氏不辭不食肉而殮

訂義註以其待己及饌非禮也疏凡客將食與辭而孔子不辭

者必是季氏進食不合禮也不食肉而殮者凡
禮食先食載次食穀乃至肩至肩則飽乃殮孔

子在季氏家食不食肉而仍為殮者是季氏饜失禮故也

君賜車馬乘以拜賜衣服服以拜賜君未有命弗敢即乘服也君賜稽首據掌致諸地酒肉之賜弗再拜凡賜君子與小人不同日

訂義註服以拜賜敬君惠也卿大夫受賜於天子者歸必致於其君君有命乃服之致致首於地據掌以左手覆按右手也弗再拜酒肉輕也受重賜者拜受又拜於其室也同日慎於尊卑疏此一節論受君賜之法君賜車馬乘以拜賜衣服服以拜賜者謂受君賜賜至則拜至明

海鹽張元濟補寫續經解

日更乘服所賜往至君所又拜敬重君恩故也賜君未有命弗敢即乘服也者此使臣雖受賜於王不敢即乘服當歸國獻其君君命與之則臣乃乘服耳若君未有命則不敢乘服也君賜者明受君賜拜謝之法也稽首者頭至地據掌者據按也謂卻右手而覆左手按於右手之上也致諸地者致至也謂頭及手俱至地左手按於右手之上至地也酒肉之賜弗再拜者亦謂君賜也再猶重也酒肉輕但初賜至時則拜至明日不重往拜也凡賜君子與小人不同日者

凡於君子小人也不同日者慎尊卑之雜也
凡獻於君大夫使宰士親皆再拜稽首送之膳於君
有葷桃茆於大夫去茆於士去葷皆造於膳宰大夫
不親拜為君之答已也

訂義註再拜稽首送之敬也膳美食也葷桃茆
辟凶邪也大夫用葷桃士桃而已葷薑及辛菜
也茆莢帚也造於膳宰既致命而授之不親拜
不敢變動至尊疏此一節論臣獻君之物及致
膳於尊者之義凡獻於君者凡於大夫士也謂
大夫士有食獻君法也大夫使宰者大夫尊恐

海鹽張元濟補寫續經解

君拜已之獻故不自往而使已膳宰往獻也士
親者以士賤不嫌君拜故身自親送也皆再拜
稽首送之者雖大夫使人初於家亦自拜送而
宰將命及士自送至於君門付小臣之時宰及
士皆再拜而送之也膳於君有葷桃茆者美食
曰膳謂天子諸侯之臣獻熟食於君法也恐邪
氣干犯故用辟凶邪之物覆之於大夫去茆者
謂大夫之臣以食獻大夫降於正君除去茆餘
有葷與桃也於士去葷者謂士之臣吏以食獻
士也又去葷唯餘桃耳皆造於膳宰者皆獻於

君大夫士也造至也膳宰主飲食官也獻熟食者操醬齊以致命致命竟而以所獻之食悉付主人之食官也大夫不親拜為君之答已也者解大夫所以不自獻義也自獻則屈動君答拜已也故不親也

大夫拜賜而退士待諾而退又拜弗答拜大夫親賜士士拜受又拜於其室衣服弗服以拜敵者不在拜於其室

訂義註小臣受大夫之辭復以入告大夫拜便辟也弗服以拜異於君惠也拜受又就拜於其

海鹽張元濟補寫續經解

家是所謂再拜也不在謂來賜時不見也見則

不復往也

疏所謂再拜也者前云酒肉之賜弗再拜此非酒肉賜故再拜也

此一節明尊卑受賜拜謝之禮大夫拜賜而退

者大夫往拜至於門外告君之小臣小臣受其

辭入以白君小臣入大夫乃拜之拜竟則退而

不待白報恐君召進答已故也士待諾而退者

君不拜士士故於外拜拜竟又待小臣傳君之

報諾出以退又拜者小臣傳君諾出賜士又拜

君之諾報也弗答拜者謂君不答士拜也大夫

親賜士士拜受又拜於其室者初亦即拜受又

往彼家拜也衣服弗服以拜者得君賜服服以
拜大夫輕故不服其所賜而往拜之也其室獻
者之家也敵者相獻若當時主人在則主人拜
受不復往彼家拜也若獻時主人不在所留物
置家主人還必往彼家拜謝獻也若朋友則論
語云朋友之饋非祭肉雖車馬不拜也
凡於尊者有獻而弗敢以聞士於大夫不承賀下大
夫於上大夫承賀親在行禮於人稱父人或賜之則
稱父拜之

訂義註不敢以聞此謂獻辭也少儀曰君將適

海鹽張元濟補寫續經解

他臣若致金玉貨貝於君則曰致馬資於有司
是其類也承受也士有慶事不聽大夫親來賀
已不敢變動尊也稱父事統於尊

疏引少儀者
證不敢聞也

他他國也君或朝天子或往朝諸侯若臣有金
玉貨貝物獻君當但云致馬資於有司不敢言
獻君也言君尊恒足應無所乏故也士於大夫
不承賀者承受也不受賀者謂士有慶事不聽
大夫親來賀已不敢變動尊者故也下疏凡於
大夫於上大夫承賀者尊卑近故受也

尊者有獻而弗敢以聞者凡謂賤者也謂臣有
獻於君士有獻於大夫也不敢以聞者謂有物
以獻尊者其辭不敢云獻聞於尊者但當云致
馬資於有司及贈從者之屬也

禮不盛服不充故大裘不裼乘路車不式

訂義註禮盛者服充大事不崇曲敬大裘謂祭天也周禮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乘玉路或曰乘兵車不式疏此一節明禮盛者不崇小敬禮不盛服不充者充猶襲也服襲是充美於內唯盛禮乃然也故聘及執玉龜皆襲是為盛禮故也故大裘不裼者證禮盛服充時也郊禮盛服大裘則無別衣裼之是不見美也乘路車不式者路車謂玉路郊天車也不式謂乘車從門閭過不式亦是禮盛不為曲敬之例也

海鹽張元濟補寫續經解

父命呼唯而不諾手執業則投之食在口則吐之走而不趨親老出不易方復不過時親瘠色容不盛此孝子之疏節也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手澤焉爾母沒而杯圈不能飲馬口澤之氣存焉爾

瘠才細反

訂義註唯而不諾以下皆致敬不易方不過時不可以憂父母也易方為其不信己所處也復反也疏節言非至孝也瘠病也王季有疾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不能者孝子見親之器物哀惻不忍用也圈屈木所為謂厄匱之屬疏此一節明子事親之禮父命呼者父召子也命謂遣

人呼非謂自喚也亦云為父命所呼也唯而不諾者應之以唯而不稱諾唯恭於諾也手執業則投之食在口則吐之者急趨父命故投業吐食也走而不趨者趨疾趨也但急走往而不暇疾趨也親老出不易方者方常也若啓往甲則不得往乙也若覓不見則老人易憂愁也復不過時者復還也假且啟云日中還不得過中謂若屢易方親忽須見之則不復信已得往常處也此云老者若親未老子出或苟有礙則亦許易方過期也而論語云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

海鹽張元濟補寫續經解

方亦當謂老者耳親癢者癢病也謂父母病也色容不盛者謂親之病孝子當憂愁危懼行不能正履也今親病唯色容不充盛而已不能顛顛憂愁危懼此乃是孝子疏簡之節言孝心不篤也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手澤存焉爾者此孝子之情父沒之後而不忍讀父之書謂其書有父平生所持手之潤澤存在焉故不忍讀也母沒而杯圈不能飲馬口澤之氣存焉爾者言孝子母沒之後母之杯圈不忍用之飲焉謂母平生口飲潤澤之氣存在焉故不忍用之經云

不能者謂不能忍為此事書是男子之所有故
父言書杯園是婦人所用故母言杯園也

君入門介拂闈大夫中棖與闈之間士介拂棖賓入
不中門不履闈公事自闈西私事自闈東

訂義註入門以下謂兩君相見也棖門楔也君
入必中門上介夾闈大夫介士介雁行於後示

不相沿也君若迎聘客擯者亦然不中門辟尊
者所從也此謂聘客也闈門限公事聘享也私

事覲面也疏經云君入門故知兩君相見也云

雁行於後示不相沿也者雁行參差
節級崔氏皇氏並云君必中門者謂當棖闈之
中主君在闈東賓在闈西主君上擯在君之後

海鹽張元濟補寫續經解

稍近西而拂闈賓之上介在賓之後稍近東而
拂闈大夫擯介各當君後在棖闈之中央義或

當然今疏此一節明兩君朝聘卿大夫入門之
儀君入門者此一經明朝法也入門謂入大門

也君必中門介拂闈者介謂上介稍近君故拂
闈大夫中棖與闈之間者大夫之介微遠於闈

故當棖與闈之間士介拂棖者士介卑去闈遠
故拂棖闈謂門之中央所豎短木也棖謂門之

兩旁長木所謂門楔也介者副也賓入不中門
不履闈者前經明朝此經明聘賓入者賓謂聘

賓也不中門謂不當闈西棖闈之中央而稍東

不言有...
近闈也不履闈者足不履踐門限之上言賓入
不中門故註云謂聘客也公事自闈西者謂行
聘享之禮聘享是奉君命而行故謂之公事自
闈西用賓禮也私事自闈東者謂私覲私面非
行君命故謂之私事自闈東者從臣禮示將為
主君之臣也

君與尸行接武大夫繼武士中武徐趨皆用是疾趨
則欲發而手足毋移圈脉行不舉足齊如流席上亦
然端行頤雷如矢弁行剡剡起履執龜玉舉前曳踵
踏踏如也

海鹽張元濟補寫續經解

圈舉遠反又去阮及脉大本反又徒困反齊音咨

訂義註接武尊者尚徐蹈半迹繼武迹相及也
中武迹間容迹徐趨君大夫士之徐行也皆如
與尸之行迹也疾趨謂直行也疏數自若發謂
起履也移之言靡匝也毋移欲其直且正圈轉
也脉之言若有所存不舉足曳踵則衣之齊如
水之流矣孔子執圭則然此徐趨也席上亦然
尊處亦尚徐也端行疾趨也端直也頤或為蹙
也執龜玉著徐趨之事疏此一節明行步徐趨
疾趨之儀君與尸行接武者明貴賤與尸行步
廣狹不同也君天子諸侯也武迹也接武者二

足相躡每蹈於半未得各自成迹故云接武也
尊者舒遲故君及尸並步遲狹大夫繼武者謂
大夫與其尸行時繼武者謂兩足迹相接繼也
大夫漸卑故與尸行步稍廣速也士中武者謂
士與其尸行也中猶間也每徙足間容一足地
乃躡之也士極卑故及尸行步極廣也徐趨皆
用是者徐趨皆遲行也皆皆於君大夫士也是
此也言皆用此與尸行步之節疾趨則欲發者
疾趨謂他事行禮須直身速行時也發起也既
無所執持而欲屣頭恒起無復繼接之異其迹

海鹽張元濟補寫續經解

或疏或數自若尋常故註云疏數自若貴賤同
然也而手足毋移者移謂靡區搖動也雖屣恒
欲起而手足猶宜直正不得邪低靡區搖動也
圈豚行者此釋上徐趨之行也圈轉也豚猪也
言徐趨法曳轉足循也而行也不舉足者謂足
不離地齊如流者齊裳下緝也足既不舉身又
俯折則裳下委地曳足如水流狀也席上亦然
者然如是也言在席上未坐其行之時亦如是
圈豚行齊如流也端行頤鬻如矢者此一經覆
上疾趨之節也端行謂直身而行也頤鬻者行

不言矣... 既疾身乃小折而頭直俯臨前頭如屋雷之垂也如矢者矢箭也身趨前進不邪如箭也并行者弁急也既是疾趨宜急行也剡剡起履者剡剡身起貌也急行欲速而身屢恒起也執龜玉舉前曳踵踏踏如也者此一經論徐趨之事言執龜玉之時有此徐趨也舉前曳踵者踵謂足後跟也謂將行之時初舉足前後曳足跟行不離地踏踏如也者言舉足狹數踏踏如也廷華案君及大夫士無與尸行之法記借尸以明隨行之禮耳徐趨以下及廣言之

海鹽張元濟補寫續經解

凡行容惕惕廟中齊齊朝廷濟濟翔翔惕音傷又音陽直而疾也

訂義註惕惕直疾貌也凡行謂道路也齊齊恭

慤貌也濟濟翔翔莊敬貌也疏此一節明道路

廟中朝廷行步之法凡行容惕惕者道路雖速

疾又不忘於直故其容直而疾也廟中齊齊者

齊齊自收持嚴正之貌也以對神不敢舒散故

貌恭慤齊齊然朝廷濟濟翔翔者濟濟有威儀

矜莊也翔翔行而張拱也並朝廷所須也

君子之容舒遲見所尊者齊遯足容重手容恭目容

不言委義卷三
端口容止聲容靜頭容直氣容肅立容德色容莊坐
如尸燕居告温温

訂義註齊遯謙慤貌也遯猶慤慤也重舉欲遲也恭高且正也端不睇視也止不妄動也靜不噦歎也直不傾顧也肅似不息也如尸者尸居神位敬慎也告謂教使也詩云温温恭人疏此一節明君子動止之儀手足口目之節也君子之容舒遲者舒遲間雅也見所尊者齊遯者君子雖尋常舒遲若見所尊之人則齊遯齊謂齊齊也言自斂持迫促不敢自寬奢故註云謙慤

海鹽張元濟補寫續經解

貌也是齊遯為謙敬之貌皇氏云齊為裳下緝遯謂感斂見所尊之人自俯下身裳下感斂則齊感是裳之體何得云謙慤貌也皇氏之說非也目容端者目宜端正不邪睇而視之燕居告温温者燕居謂私燕所居也色尚和善教人使人之時唯須温温不欲嚴慤

疑義疏德如有予也莊勃如戰色

廷華案應氏曰德謂中立不倚儼然有德氣象陳氏集說曰莊矜持之貌其說是也註說浮混以此正之

凡祭容貌顏色如見所祭者

訂義註如見者如覩其人在此疏此一節明祭之時也凡祭謂諸祭也容貌顏色如見所祭者容貌恭敬顏色温和如見所祭之人謂祭如在也

喪容纍纍色容顛顛視容瞿瞿梅梅言容繭繭

訂義註纍纍羸憊貌也顛顛憂思貌也瞿瞿梅梅不審貌也繭繭聲氣微也疏此一節論居喪容貌言語瞻視之儀喪容纍纍者謂容貌瘦瘠纍纍然色容顛顛者顏色憂思顛顛然不舒暢

海鹽張元濟補寫續經解

也視容瞿瞿梅梅者瞿瞿驚遽之貌梅梅猶微

微謂微昧也孝子在喪所視不審故瞿瞿梅梅

然言容繭繭者繭繭猶絲絲聲氣微細繭繭然

戎容暨暨言容詒詒色容厲肅視容清明立容辨卑

無調頭頭必中山立時行盛氣顛寔揚休玉色

詒五格反

訂義註暨暨果毅貌也詒詒教令嚴也厲肅儀

形貌也清明察於事也卑無調者自貶卑謂磬

折也調謂傾身以自下也必中者頭容直山立

不搖動也時行時而後行也詩云威儀孔時盛

身中之氣使之闐滿其息若陽氣之體物也疏

此一節明戎容之體暨暨果毅剛強之貌言容
 詒詒者謂教令嚴猛也軍旅行教令宜嚴猛也
 色容厲肅者厲嚴也肅威也軍中顏色尚威嚴
 也以義斷割使義形貌故嚴威也視容清明者
 謂瞻視之容須清察明審立容辨卑者謂在軍
 中立之形容常貶損卑退磬折恭敬不得驕敖
 忽略士卒毋調者軍中尚威武雖自貶退當有
 威可畏無得過為調曲屈以下於人頭頸必中
 者頭容直不低迴也山立者若住立則疑如山
 之固不搖動也樂記云總干而山立不動搖也

海鹽張元濟補寫續經解

時行者觀時而行也威氣顛實揚休者顛塞也
 實滿也揚陽也休養也言軍士宜怒其氣塞滿
 身中使氣息出外咆勃如盛陽之氣生養萬物
 也石梁王氏曰立容以下不屬戎容案此亦
 疑義註玉色色不變也疏玉色者軍尚嚴肅故
 廷華案玉色當以溫潤而澤言雖戎容貴嚴肅
 而色自潤澤也不變說未合

凡自稱天子曰予一人伯曰天子之力臣諸侯之於
 天子曰某土之守臣某其在邊邑曰某屏之臣某其
 於敵以下曰寡人小國之君曰孤擯者亦曰孤

訂義註予一人謙自別於人而已伯上公九命分陝者邊邑謂九州之外大國之君自稱曰寡人擯者曰寡君疏此一節明天子以下至士自稱及擯者傳辭之法也凡自稱天子曰予一人者按曲禮下云天子曰余一人予余不同者鄭註曲禮云余予古今字耳蓋古稱予今稱余其義同此云自稱曲禮註云擯者辭則天子與臣下言及遣擯者接諸侯皆稱予一人言我於天子之內但祇是一人而已自謙退言與餘人無異若臣下稱一人則謂率上之內唯有此一人

海鹽張元濟補寫續經解

尊之也伯曰天子之力臣按曲禮云天子之吏不同者此謂自稱謂身自稱於諸侯也言已是天子運力之臣曲禮所云謂二伯擯於天子曰天子之吏鄭註曲禮云擯者辭以此不同也皇氏云所以不同者殷周之異不顧經文繆為異說其義非也諸侯至曰孤明諸侯自稱之號諸侯之於天子曰某土之守臣某者謂諸侯身對天子自稱辭故上文總以自稱冠之若諸侯上介致辭於天子之擯者亦當然也其天子之擯告天子則曰臣某侯某故曲禮云諸侯之於天

子曰臣某侯某鄭註曲禮謂番夫承命告天子
 辭也其在邊邑曰某屏之臣某者謂在九州之
 外邊鄙之邑自稱於天子云某屏之臣某若使
 上介告天子之擯亦當然其天子之擯告天子
 則曰臣某子某男某故曲禮云其在東夷北狄
 西戎南蠻雖大曰子註云入天子之國曰子男
 者亦曰男是也此與曲禮不同者亦以自稱及
 擯者不同皇氏皆以為殷周之異其義非也其
 於敵以下曰寡人者謂諸侯於敵以下自稱寡
 人言以下通及民也謹按曲禮云其與民言自

海鹽張元濟補寫續經解

稱曰寡人是也小國之君曰孤擯者亦曰孤者
 此謂夷狄子男之君自及介傳命云稱某土之
 孤某故云小國之君曰孤擯者告天子亦應云
 某孤云擯者亦曰孤其在國自稱亦曰孤故曲
 禮云庶方小侯於外曰子自稱曰孤是也

上大夫曰下臣擯者曰寡君之老下大夫自名擯者
 曰寡大夫世子自名擯者曰寡君之適適丁歷反

訂義註擯者之辭主謂見於他國君下大夫自

名於他國君曰外臣某疏擯者之辭主謂見他國君則是出使之臣在

客曰介當云介而云擯者謂出使他國在於賓館主國致禮已為主人故稱擯也且擯介散文

則通也云下大夫自名於他國君曰外臣某者如鄭此言則下大夫自名為對己君也則經云上大夫曰下臣亦對己君也故熊氏以為皆對己君而皇氏云對他國君違鄭註意其義非也疏此一節明上下大夫世子在己國及出使往他國稱謂之異上大夫曰下臣者上大夫卿也自於己君之前稱曰下臣君前臣名稱下臣某也擯者曰寡君之老者謂此上大夫出使他國在於賓館主國致禮上大夫設擯禮待之此擯者稱大夫為寡君之老雖以擯為文其質謂介接主君之時辭亦當然擯介通也下大夫自名者謂對己君稱名而已不敢稱下臣卑遠於鄉

海鹽張元濟補寫續經解

也擯者曰寡大夫者謂下大夫出使設擯者以待主國此擯者稱下大夫云寡大夫不敢稱寡君之老世子自名者謂對己國之君稱名擯者曰寡君之適謂對他國之辭

公子曰臣孳士曰傳遽之臣於大夫曰外私大夫私事使私人擯則稱名公士擯則曰寡大夫寡君之老大夫有所往必與公士為賓也

訂義註傳遽以車馬給死者也士臣於大夫者曰私人私事使謂以君命私行非聘也若魯成公時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於齊之

類公士擯謂聘也。大聘使上大夫，小聘使下大夫。公士為賓，謂作介也。往之也。疏此下文云大夫私事使私人

擯則稱名，故知大夫之臣曰私人也。按成二年，晉及魯衛伐齊，使齊人歸魯汶陽之田，至成八年，齊人服，晉魯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於齊云之類者，若己師告釋，故云之類。按聘禮及竟，張禮周禮，孤卿建禮，故知大聘使卿聘禮。又云小聘曰問，其禮如為介，按大聘大夫為上介，今云如其為介，故疏公子曰臣孽，稱臣謂對知小聘是大夫也。

己君也。若對他國，當云外臣。註從枿者，枿是樹生之餘，故盤庚云若顛木之有自孽是也。士曰至外私，遽是促遽，士位卑，給車馬後使，故稱傳遽亦為對己君也。皇氏以為對他國君其義亦

海鹽張元濟補寫續經解

通於大夫曰外私者，凡大夫家臣稱私，此士既不與大夫為臣，故對大夫稱曰外私。大夫私事使者謂非正聘之禮，謂以君之私事而出使私人，擯則稱名者謂以己之屬臣為擯，相雖是上大夫及下大夫，擯者則皆稱大夫之名，以其非公事正聘，故降而稱名也。前經明大夫以君之私事出使，此經明大夫以國之公事出聘及私問也。公士擯者謂正聘之時，則用公家之士為擯，不用私人也。則曰寡大夫寡君之老者若小聘使下大夫，擯者則稱下大夫曰寡大夫。若大

聘使上大夫擯者則稱上大夫曰寡君之老大
夫有所往必與公士為擯也者覆明上正聘使
公事為擯之事往謂之適也言大夫正聘者有
所往之適時必與公士為賓賓介也言使公士
作介也

海鹽張元濟補寫續經解

禮記疑義卷三十一

明堂位
第一冊

鄭氏註

孔穎達疏

吳廷華存疑

明堂位第十四

疏按鄭目錄云名曰明堂者以其
記諸侯朝周公於明堂之時所陳

列之位也在國之陽其制東西九筵南北七筵

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此於別錄屬明堂陰

陽按異義今戴禮說盛德記曰明堂者自古有

之凡九室室四戶八牖共三十六戶七十二牖

以茅蓋屋上圓下方所以朝諸侯其外有水名

曰辟雍明堂月令說明堂高三丈東西九戶南

北七筵上圓下方四堂十二室室四戶八牖其

宮方三百步在郊三十三里之外七里之內丙己

說云明堂在國之陽三里之外七里之內丙己
之地就陽位上圓下方八室四闈布政之宮故
稱明堂明堂盛貌周公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
帝五精之神大微之庭中有五帝坐位古周禮
孝經說明堂文王之廟夏后氏曰世室殷人曰
重屋周人曰明堂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

禮記卷三十一

明堂位

一

論經堂

筵五室凡室二筵蓋之以茅周公所以祀文王
 於明堂以昭事上帝許君謹按今禮古禮各以
 義說無明文以知之鄭駁之云戴禮所云雖出
 威德篇云九室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似秦相呂
 不韋作春秋時說者蓋非古制也四堂十二室
 字誤本書云九堂十二室淳于登之言取義於
 孝經援神契觀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曰
 明堂者上圓下方八窗四闈布政之宮在國之
 陽帝者諦也象上可承五精之神五精之神實
 在大微在辰為巳是以登云然今漢立明堂於
 丙巳由此為之如鄭此言用淳于登之說此別
 錄所云依考工記之文然先代諸儒各為所說
 不一故蔡邕明堂月令章句明堂者天子太廟
 所以祭祀夏后氏世室殷人重屋周人明堂饗
 功養老教學選士皆在其中故言取正室之貌
 則曰太廟取其正室則曰大室取其堂則曰明
 堂取其四時之學則曰大學取其圓水則曰辟
 廡雖名別而實同鄭必以為大學取其圓水則曰辟
 明堂宗廟大學禮之本物也事義不同各有
 為而世之論者合以為一體取詩書故逸之文

海鹽張元濟補寫續經解

經典相似之語推而致之考之人情失之遠矣
 宗廟之中人所致敬幽隱清淨鬼神所居而使
 眾學焉馬饗射其中人鬼慢黷死生交錯因椽
 截耳瘡痍流血以干鬼神非其理也茅茨采椽
 至質之物建日月乘玉路以處其中非其類也
 夫宗廟鬼神所居祭天而於人鬼之中非其類也
 也王者五門宗廟在一門之內若射在於廟而
 張三侯又辟廡在內人物眾多殆非宗廟之中
 所能容也如準之所謂論是鄭不同之意然考工
 記南北七筵明堂每室二筵則南北三室居六
 筵室外南北惟一筵宗廟路寢雖制如明堂
 殯在路寢室外得容殯者路寢制似明堂其有
 飾不敢踰廟其實寬大矣故多士傳云天子堂
 廣九雉三分其廣以二為內五分其內以子為
 高東房西房北堂各三雉是其闊得容殯也或
 可殯在中央土室之前近西在金室之東不必
 要在當簷之下○廷華案此記者夸大魯事蓋
 就賜魯重祭說而廣推之不足為據疏所載鄭
 目錄說明堂諸制皆從漢方士曰明堂之名起於
 為辭是皆不可考長樂陳氏曰明堂之名起於

孝經左傳孟子荀卿考工記家語大戴記白虎
 通韓嬰公玉帶淳于登桓譚鄭康成蔡邕之徒
 其論多矣持淳于登在國之陽三里之外七里
 之內其說有所傳愚謂孟子止傳明堂之名自
 荀卿創為之說紛紛之說皆從此起尚何所傳
 之足據乎後儒長樂劉氏嚴陵方氏山陰陸氏
 盱江李氏秦溪楊氏金華唐氏及李泰伯聶氏
 馬氏議論雖各出要皆就秦漢人說而申之若
 理之所近則朱子說其庶幾乎又草廬吳氏至
 漢人以辟靡太廟等皆為明堂後人遂以聽政
 視朝祭祀教士養老皆在一明堂是適以啓後
 世之疑也愚謂朝廟及學宮其制皆當如明堂
 故後人皆謂之明堂非一明堂也又宗祀文王
 馬氏以為在文王之廟蓋廟制亦如明堂祭皆
 在室中宗祀則在堂故亦以明
 堂為名耳餘詳春官太史案

昔者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南鄉而
 立三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位阼階之東西

海鹽張元濟補寫續經解

面北上諸伯之國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之國門
 東北面東上諸男之國門西北面東上九夷之國東
 門之外西面北上八蠻之國南門之外北面東上六
 戎之國西門之外東面南上五狄之國北門之外南
 面東上九采之國應門之外北面東上四塞世告至
 此周公明堂之位也依本又作展塞先代反又先則反

疑義註周公攝主位以明堂之禮儀朝諸侯也
 不於宗廟辟王也天子周公也自之言背也斧
 依為斧文屏風於戶牖之間周公於前立馬朝
 之禮不於此周公權用之也朝位之上上近主

尊也九采九州之牧

按新安王氏謂九牧應在內不應在應門之外或云

此采服九種之國然亦不應在蠻夷之外此疑有誤並存之以備參典貢職者也

正門謂之應門二伯帥諸侯而入牧居外而糾

察之也四塞謂夷服鎮服蕃服在四方為蔽塞

者新君即位乃朝周禮侯服歲一見甸服二歲

一見男服三歲一見采服四歲一見衛服五歲

一見要服六歲一見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

見流周公攝王位者攝代也以成王年幼周公

代之居位故云攝王位然周公攝位而死稱

薨不云崩魯隱公攝諸侯之位而稱薨周正諸

海鹽張元濟補寫續經解

侯者鄭箴膏有云周公歸政就臣位乃死何得

託崩隱公見死於君位不稱薨云何又玄登墨

守云隱為攝位周公為攝政雖俱相幼君攝政

與攝位異也云不於宗廟辟土也者按觀禮諸

侯受次於廟門外也觀在廟今在明堂故云辟

王謂辟成王也以周公朝諸侯居天子位故云

天子周公也故大誥云王若曰鄭云王謂周公

居攝命人事則權稱王也王肅以為稱反王命

故稱王與鄭異也王肅以家語之文武王崩成

王年十三鄭康成用衛宏之說文武王崩時成王

十歲與王肅異也云斧依為斧文屏風於戶牖

之間者釋宮云戶牖之間謂之辰今云斧依故

豐邑是也

明堂位

四

論經堂

伯既領之入應門故牧居應門外糾察諸侯後
入不如儀者引周禮侯服雖一見以下是大行
人文也引之者證夷狄之名此云九夷八蠻六戎五
告至是也其夷狄之名此云九夷八蠻六戎五
狄按職方云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爾
雅釋地文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不
同者爾雅釋地所云謂殷代此明堂周公朝諸
侯及職方並謂周禮但戎狄之數五六不同故
鄭志趙商問曰職方掌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
戎六狄之數註曰周之所服國數明堂云朝謂
服事之國數夷九蠻八戎六狄五禮文事異不
達其數故鄭答云職方四夷謂四方夷狄也九
貉即九夷在東方八蠻在南方閩其別也戎狄
之數或五或六兩文異爾雅雖有異同皆數爾
無別國之名不甚明故不定也如鄭此言夷狄
之名既無別國顯其名數或六或五不可知也
疏此一節明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義及諸侯
夷狄所立之處三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此以

海鹽張元濟補寫續經解

下一經明朝位之法周公已居天子位餘有二
公而云三公者舉本數言之中階者南面三階
故稱中諸侯之位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者侯對
伯為尊故在阼階阼階近主位也按諸伯以下
皆云之國此云位者以三公既云中階之前不
云位諸侯在諸國之上特舉位言之明以下皆
朝位也九夷之國東門之外西面北上者皇氏
云在東門外之南故北上八蠻之國南門之外
北面東上者皇氏云在南門外之西故東上六
戎之國西門之外東面南上者皇氏云在西門

外之北故南上五狄之國北門之外南面東上者皇氏云在北門外之東今按經云東上則宜在北門外之西故東上九采之國應門之外北面東上皇氏云在應門外之西此是九州之牧謂之采者以采取當州美物而貢天子故王制云千里之外曰采註云取其美物以當穀稅采亦是事言各掌其當州諸侯之事即此註云牧居外而糾察之是也四塞世告至者此謂九州之外夷鎮蕃三服夷狄為四方蕃塞每世一來朝告至或新王即位而來朝或已君初即位故

海鹽張元濟補寫續經解

云世告至也

廷華案石梁王氏曰註云周公攝王位又云天子即周公周公為冢宰時成王年已十四非攝位但攝政周公未嘗為天子豈可以天子為周公此記者之妄註亦曲徇之其說是也愚謂記人雖夸大魯事亦何至以周公為天子若以一周公為天子則通節皆當以周公言之今記文始曰周公終亦曰周公則天子自應指成王言鄭自以天子為周公耳則鄭之夸魯乃更甚於記又九牧不當在應門外但無考姑存註說以

待叅

明堂也者明諸侯之尊卑也

訂義註朝於此所以正儀辨等也

疏解周公所以朝諸侯在

此明堂之意云正儀辨等者大司馬職文彼云設儀辨位以等邦國鄭畧言之

疏所以

朝諸侯於明堂者欲顯明諸侯之尊卑故就尊

嚴之處以朝之

昔殷紂亂天下脯鬼侯以饗諸侯

鬼疏作九

是以周公相

武王以伐紂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之位以

治天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

下大服七年致政於成王成王以周公為有勳勞於

海鹽張元濟補寫續經解

天下是以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命

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

訂義註以人肉為薦羞惡之甚也踐猶履也度

為丈尺高卑廣狹也量謂豆區斗斛筥管所容

受致政以王事歸授之王功曰勳事功曰勞曲

阜魯地同之於周尊之也魯公謂伯禽

疏致政於王事

歸授之者按洛誥云朕復子明辟是以王事歸

授之也云王功曰勳事功曰勞者是司勳職文

彼註云王功輔成王業若周公也事功曰勞者

註云以勞定國若禹也周公則勳勞兼有也云

曲阜魯地者按費誓序云魯侯伯禽宅曲阜又

豐邑長九里

明堂位

七

論經堂

以殷紂亂天下周公相武王而伐之成王幼不能蒞阼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攝之有大勲勞於天下所以封周公於魯行天子之禮樂及四代服器脯鬼侯者周本紀作九侯故庾氏云史記本紀云九侯有女入於紂侯女不好淫紂怒殺之九與鬼聲相近故有不同也武王崩成王幼弱者自此以下皆為周公有勲勞之事故成王特賜魯家用天子之禮兼四代服器石梁王氏曰只以詩書證之即知周公但居冢宰攝政未嘗在天子位周公相踐阼而治文王世子此語

海鹽張元濟補寫續經解

為是詩小序之言亦不可據註引魯頌豈盡伯禽時事哉劉氏曰此蓋因洛誥篇首有周公曰朕復子明辟之辭篇終有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之語遂生此論謂周公踐天子位七年而致政於成王也殊不知復子明辟者周公營洛遣使告卜之辭受命惟七年者史臣叙周公留後治洛凡七年而薨也書傳中九峯蔡氏之辨可謂深切著明案此下鄭氏特依經作註故亦以訂義目之蓋夸大之失在記也若註自為異說則別之為疑義

疑義註上公之封地方五百里加魯以四等之

附庸方百里者二十四井五五二十五積四十
 九開方之得七百里革車兵車也兵車千乘成
 國之賦也詩魯頌曰王謂叔父建爾元子俾侯
 於魯大啓爾宇為周公輔乃命魯公俾侯於東
 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又曰公車千乘朱英綠滕
 疏云如魯以四等之附庸者魯受上公五百里
 之封又加四等附庸四等謂侯伯子男也按大
 司徒註云公無附庸侯伯庸九同伯附庸七同
 子附庸五同男附庸三同總為二十四同謂百
 里也既受五百里之封五五二十五為二十五
 同又加二十四同故云積四十九開方計之得
 七百里云兵車十乘成國之賦也者按左傳云
 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按論語千乘之賦居地
 方三百一十六里有奇諸侯之地三百里而地
 未成國也公則五百里侯四百里計地餘有千

海鹽張元濟補寫續經解

乘故謂之成國引詩魯頌以下者詩頌闕字文
 也引之者證魯廣開土宇兵車千乘之事云朱
 英綠滕者言以朱為英飾以綠為滕約也同之
 於周者謂同此周公於周之天子云魯公謂伯
 禽者尚書費誓云魯侯伯禽宅曲阜時伯禽歸
 魯周公不之魯故公羊云十三年傳封魯公以
 為周公也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曰生以養
 周公死以為周公主然則周公之魯乎曰不之
 魯也曷為不之魯欲天下之一乎周也言若周
 公之魯恐天下歸心於魯故不之魯使天下
 心以疏家語云武王崩成王年十三鄭康成則
 以為武王崩成王年十歲是幼弱也六年朝諸
 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者周公攝政三年
 天下太平六年而始制禮作樂者書傳云周公
 將制禮作樂優游三年而不能作將大作恐天

下莫我知也將小作則為人子不能揚父之功
烈德澤然後營洛邑以服天下之心於是四方
民人和會周公曰示之以力役且猶至而况導
之以禮樂乎其度量六年則頒故鄭註尚書康
王之誥云攝政六年頒度量制其禮樂成王即
位乃始用之故洛誥云王肇稱殷禮祀於新邑
是攝政七年冬也鄭云猶用殷禮者至成王即
位乃用周禮是也其周公制禮攝政孔鄭不同
孔以武王崩成王年十三至明年攝政管叔等
流言故金縢云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流言

海鹽張元濟補寫續經解

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時成王年十四即位
攝政之元年周公東征管蔡後二年克之故金
縢云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除往年時成
王年十六攝政之三年也故詩序云周公東征
三年而得攝政七年營洛邑封康叔而致政時
成王年二十故孔註洛誥以時成王年二十是
也鄭則以為武王崩成王年十歲周書以武王
十二月崩至成王年十二歲十二月喪畢成王
即位稱己小求攝周公將代之管蔡等流言周
公懼之辟居東都故金縢云武王既喪管叔等

流言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不辟無以告我先
王既喪謂喪服除辟謂辟居東都時成王年十
三明年成王盡執拘周公屬黨故金縢云周公
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罪人周公屬黨也時成
王年十四至明年秋大熟有雷風之異故鄭註
金縢云秋大熟謂二年之後明年迎周公而及
反則居東之元年時成王年十五書傳所謂一
年救亂明年誅武庚管蔡等書傳所謂二年克
殷明年自奄而還書傳所謂三年踐奄四年封
康叔書傳所謂四年建侯衛時成王年十八也

海鹽張元濟補寫續經解

故康誥云孟侯書傳云天子天子十八稱孟侯
明年營洛邑故書云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作
樂七年致政於成王時成王年二十一明年乃
即政時年二十二也禮既是鄭學故詳具焉
廷華案成王幼說及攝政致政諸說天官序官
案詳之此記云周公踐天子之位則其說之最
謬者無怪上註以天子為周公也或謂記言周
公輔成王踐天子之位耳其說較可附庸說大
司徒案詳之註阿記疏又阿註故其謬同若周
公不歸魯說竟以後世猜疑之事加之盛世之

君臣其謬尤甚也

是以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韜旗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於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季夏六月以禘禮記周公於太廟牲用白牡尊用犧象山罍爵尊用黃目灌用玉瓚大圭薦用玉豆雕篋爵用玉琖仍雕加以璧散璧角俎用梲歲升歌清廟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禘而舞大夏昧東夷之樂也任南蠻之樂也納夷蠻之樂於太廟言廣魯於天下也

訂義註孟春建子之月大路殷之祭天車也弧

海鹽張元濟補寫續經解

旌旗所以張幅也其衣曰韜天子之旌旗畫日月季夏建巳之月也禘大祭也周公曰太廟魯公曰世室羣公稱宮白牡殷牲也尊酒器爵尊之器也黃彝也灌酌爵尊以獻也瓚形如槃容五升以大圭為柄是謂圭瓚篋籩屬也以竹為之彫刻飾其直者也爵君所進於尸也仍因也因爵之形為之飾也加加爵也故角皆以璧飾其口也梲始有四足也歲為之距清廟周頌也象謂周頌武也以管播之朱干赤大盾也戚斧也冕冠名也諸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

也大武周舞也大夏夏舞也周禮昧師掌教昧
 樂詩曰以雅以南以籥不僭廣大也疏孟春是建子之月
 者以下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若是夏之季
 非禘祭之月即是周之季夏明此孟春亦周之
 孟春又雜記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
 上帝故知此孟春是建子之月也云大路殷之
 祭天車也者以下文云大路殷路就知祭天車者
 以祭天尚質器用陶匏大路殷路一就知祭天者
 所用也以尊敬周公故用先代殷禮牲用白牡
 車乘殷路云孤旌旗所以張幅也者孤以竹為
 之其形為弓以張絃之幅故考工記孤旌枉矢
 以象弧也註云弧以張絃之幅考工記孤旌枉矢
 謂此弓之衣謂之為鞬云天子之旌旗畫日月
 者周禮日月為常又云王建大常此旌旗畫日月
 章與天子同也羣公稱宮此公羊文十三年傳
 曰周公稱太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此魯公
 之廟也曷為謂之世室世室猶世世不毀也魯公
 氏經以為大室屋壞服氏云大廟之室與公羊

及鄭達今所不取又鄭註司尊彝云山罍亦刻
 而畫之為山雲之形王註禮器云為犧牛及象
 之形鑿其背以為尊故謂之犧尊阮謚禮圖云
 犧尊畫以牛形云篡籩屬也竹為之雕刻飾
 其直者也知篡為籩屬者與豆連文故知籩屬
 以字從竹故知以竹為之直柄也篡既用竹不
 可刻飾今云耶其直者是刻其柄也云仍因也
 者釋詁文也云加加爵也者以其非正獻故謂
 之加云散角皆以璧飾其口也者鄭恐散角以
 璧為之故云以璧飾其口也者鄭恐散角以
 謂之玉角者瑤是玉名爵是總號璧是玉之形
 制角是爵之所受之名異其實一物也云稅始
 有四足也者以虞氏尚質未有餘飾故知始
 四足云歲為之距者以夏世漸文故知以橫木
 距於足中云清廟周頌也者以文王有清廟之
 德祭之於廟而作頌也云象謂周頌武也以管
 籥南籥知非文王樂必以為武武王樂者以
 經云升歌清廟下管象以父詩在上子詩在下
 故知為武王樂也以管播之謂吹管播散詩之

不
言
卷
三
一
聲也云大武周舞也者上云下文象謂吹大武
詩此云舞大武謂為大武之舞云大夏夏舞也
者以大夏是禹樂故為夏舞引周禮昧師者證
經之昧樂引詩以雅以南者證經之南夷之樂
任即南也則此詩小雅鼓鐘之詩鄭云雅萬舞
也萬也南也籥也三舞不僭言進退之旅也周
樂尚舞故謂疏此一節明禘禮祀周公於大廟
萬舞為雅
文物具備之儀牲用白牡者白牡殷牲尊敬周
公不可用己代之牲故用白牡尊用犧象山罍
者魯得用天子之尊也犧犧尊也周禮春夏之
祭朝踐堂上薦血腥時用以盛醴齊君及夫人
所酌以獻尸也象象尊也周禮春夏之祭堂上
薦朝事竟尸入室饋食時用以盛盎齊君及夫

海鹽張元濟補寫續經解

人所酌以獻尸也山罍謂夏后氏之尊天子於
追享朝享之祭再獻所用今褒崇周公於禘祭
之時亦雜用山尊但不知何節所用鬱尊用黃
目者鬱謂鬱鬯酒黃目嘗烝所用今尊崇周公
故於夏禘用之灌用玉瓚大圭者灌謂酌鬱鬯
獻尸求神也酌之所用玉瓚以玉飾瓚故曰玉
瓚也以大圭為瓚柄故曰大圭也薦用玉豆者
薦謂祭時所薦菹醢之屬也以玉飾豆故曰玉
豆下云殷玉豆是也彫簋者簋籩也以竹為之
形似筥亦薦時用也彫鏤其柄故云彫簋也爵

用玉琖仍彫者爵君配酒獻尸杯也琖夏后氏之爵名也以玉飾之故曰玉琖仍因也因用爵形而為之飾故曰仍雕加以璧散璧角者俎用椀巖者椀巖兩代俎也虞俎名椀椀形四足如案禮圖云椀長二尺四寸廣一尺二寸高一尺諸臣加雲氣天子犧飾之夏俎名巖巖亦如椀而橫柱四足中央如距也賀云直有脚曰椀加脚中央橫木曰巖升歌清廟者升升堂也清廟周頌武王詩也升樂工於廟堂而歌清廟詩也下管象者下堂下也管匏竹在堂下故云下管

海鹽張元濟補寫續經解

也象謂象武詩也堂下吹管以播象武之詩故云下管象也朱干玉戚者干盾也戚斧也赤盾而玉飾斧也冕而舞大武者冕衮冕也大武武王樂也王者衮冕執赤盾玉斧而舞武王伐紂之樂也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夏皮弁三王之服也裼見美也大夏夏禹之樂也王又服皮弁裼而舞夏后氏之樂也若諸侯之祭各服所祭之冕而舞故祭純云諸侯之祭也與竟內樂之冕而總干率其羣臣以樂皇尸是知用冕服舞也昧東夷之樂也任南蠻之樂也者周公德廣非

惟用四代之樂亦為蠻夷所歸故賜秦蠻夷之樂於庭也惟言夷蠻則戎狄從可知也又一通云正樂既不得六代故蠻夷則惟與二方也白虎通云樂元語曰東夷之樂曰朝離萬物微離地而生樂持矛舞助時生也南夷樂曰南南任也任養萬物樂持羽舞助時養也西夷樂曰味味也萬物衰者取晦昧之義也樂持戟舞助時殺也北夷樂曰禁言萬物禁藏樂持干舞助時藏也又曰惟制夷狄樂聖王也先王推行道德和調陰陽覆被夷狄故制夷狄樂何不制夷

海鹽張元濟補寫續經解

禮禮者身當履而行之夷狄不能行禮也此東曰昧西曰株離與白虎通正相反者以春秋二方俱有味株離之異故白虎通及此各舉其一白虎通云朝離則株離也鉤命決亦云東夷之樂曰昧南夷之樂曰南與此同納夷蠻之樂於太廟者皆於太廟奏之言廣魯於天下也者廣魯欲使如天子示於天下故云廣魯於天下也疑義註魯之始郊日以至帝謂蒼帝靈威仰昊

天上帝魯不祭

說詳周禮各案

犧尊以沙羽為畫飾象

骨飾之

疏云魯之始郊日以至於鄭既破周為魯故云魯

郊日以至云帝謂蒼帝靈威仰者鄭恐是昊天上帝者以其配后稷后稷惟配靈威仰不配昊天上帝也鄭以此經惟云配以后稷故知昊天上帝魯不祭也云犧尊以莎羽為畫飾者鄭志張逸問曰明堂註犧尊以莎羽為畫飾前問曰犧讀如沙沙鳳皇也不解鳳皇何以為沙答曰刻畫鳳皇之象於尊其形婆娑然疏加謂尸入或有作獻字者齊人之聲誤耳

室饋食竟主人酌醴齊醕尸名為朝獻朝獻竟即夫人酌盞齊亞獻名為再獻又名為加於時薦加豆籩也此再獻之時夫人用璧角內宰所謂瑤爵也其散璧者夫人再獻諸侯以為賓用之以獻尸雖非正加是夫人加爵之後總而言之亦得稱加故此總云加以璧散璧角先散後

海鹽張元濟補寫續經解

角便文也六冕是周制故用冕而舞周樂皮弁是三王服故用皮弁舞夏樂也而周樂是武武質故不禘夏家樂文文故禘也

廷華案犧象當如疏以牛及象言不應改犧為沙且混犧象為一器也婆娑說尤為穿鑿俱於司尊彝案詳之

君卷冕立於阼夫人副禕立於房中君肉袒迎牲於門夫人薦豆籩卿大夫贊君命婦贊夫人各揚其職百官廢職服大刑而天下大服

訂義註副首飾也今之步搖是也詩云副笄六

珈周禮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為副禕王后之上
 服諸侯夫人則自揄翟而下贊佐也命婦於內
 則世婦也於外則大夫之妻也祭祀世婦以下
 佐夫人揚舉也大刑重罪也天下大服知周公
 之德宜饗此也疏經云副禕副是首飾以其覆
 被頭首漢之步搖亦覆之故云
 今之步搖引詩副笄六珈者詩鄘風刺衛宣姜
 之詩也言宣姜首著副珈而又以笄六玉加於
 副上引周禮追師者證副者是王后首服言追師掌為副以供后之首服疏前經明
 祀周公所用器物此經明祀周公之時君與夫
 人啣大夫命婦行禮之儀夫人副禕立於房中
 者尸初入之時君待之於阼階夫人立於東房

海鹽張元濟補寫續經解

中魯之大廟如天子明堂得立房中者房則東
 南東南之室也總稱房耳皇氏云祭姜嫄之廟
 故有房案此文承上禘祀周公之下云天子大
 服鄭註知周公之德宜饗此也是祀周公於太
 廟而云姜嫄廟非辭也迎牲於門者謂裸鬯之
 後牲入之時迎於門夫人薦豆籩者謂朝踐及
 饋熟拜醑尸之時薦豆籩也御大夫贊君者贊
 助也御大夫助君謂初迎牲幣告及終祭以來
 之屬也命婦贊夫人者命婦於內則世婦以下
 於外則御大夫妻並助夫人薦豆籩及祭事之

屬也各揚其職百官廢職服大刑者當祭之時
命百官各揚舉其職事如有廢職不供服之以
大刑而天下大服者以祭周公文物具備禮儀
整肅百官供命而天下大服明周公之德宜合
如此

疑義註副禕惟魯及王者之後夫人服之

疏云禕王

后之上服者按周禮云禕衣揄翟闕翟者皆是
后之所服但禕衣則是王后服之上者云惟魯
及王者之後夫人服之者此經夫人副禕是魯
得服之王者之後得行先代天子禮樂是王者
之後夫人得服之云諸侯夫人則自揄翟而下
者言其餘諸侯夫人不得服禕衣也云命婦子
內則世婦也於外則大夫之妻也者按喪服傳
云命婦者婦人之為夫人妻世婦與大夫位同

海鹽張元濟補寫續經解

故知內則世婦也不云女御及士妻者以經云
卿大夫贊君士賤畧而不言明士妻及女御亦
畧之

是故夏禘秋嘗冬烝春社秋省而遂大蜡天子之祭也

訂義註彌秋田名也春田祭社秋田祀禘大蜡

歲十二月索鬼神而祭之

疏云省讀為彌彌秋田名也者以省彌聲
相近大司馬云中秋教治兵所以彌田故知秋
田名也云春田祭社秋田祀禘者大司馬職文
彼云秋祀禘鄭云禘當為疏此一經明魯得祭
方謂四方句芒之屬也

之事廷華業春禘以下諸侯皆然曰天子之祭
夸辭耳

疑義註不言春祠魯在東方王東巡守以春或

闕之疏云魯在東方者朝恒用春當朝之年以朝闕祭云王東巡守以春者鄭既明朝時

闕春祭又明王巡守之時魯亦闕春祭巡守在

於二月不於正月祭者皇氏云諸侯預前待於

竟故不得正月祭也

廷華案此四時之說不倫不過錯舉之文不必

有義缺春祠若以巡守言則十二歲始缺一祠

不當於此不言也或云春社即春祠之誤

大廟天子明堂庫門天子臯門雉門天子應門

訂義註言廟及門如天子之制也天子五門臯

庫雉應路魯有庫雉路則諸侯三門與臯之言

高也詩云乃立臯門臯門有伉乃立應門應門

將將疏言廟及門如天子之制也者謂制度高

不得祭園丘又郊特牲祭天服袞冕不服大裘

是不得盡如天子記者美之云天子之禮耳是

知魯之大廟不可一一似明堂也云天子五門

臯庫雉應路者此經云天子臯門天子應門是

天子有臯門應門顧命有畢門畢門則路門也

有五門云魯有庫雉路則諸侯三門與者此經

是天子有路門此經云魯莊公之喪既葬而經

有庫門雉門又檀弓云魯莊公之喪既葬而經

不入庫門定二年雉門災是魯有庫雉則又有

路門可知魯既有三門則餘諸侯亦有三門故

云諸侯三門與但其餘諸侯有臯門應門及路

門也所引詩者大雅文王縣之篇也言大王徙

居岐周為殷諸侯立此臯門應門之衛亦有庫門

故家語云衛莊公反國孔子譏其繹之庫門內

妨之於東方失之矣是謂有庫門也口廷華案

禮記卷三十一

明堂位

二十

論經堂

疏謂太王立臯應二門說似未的以有所傳始存之疏此一經明魯之門及廟之制大廟天子明堂者言周公大廟制似天子明堂庫門天子臯門者言魯之庫門制似天子臯門雉門天子應門者言魯之雉門制似天子應門集說補正曰竊案天子有五門本於鄭註實無所稽據清江劉氏謂以詩書禮春秋考之天子與諸侯皆三門但名同而名不同耳天子有臯應畢無庫雉路諸侯有庫雉路無臯應畢明堂位所言蓋魯用王禮門制同王門而名不同也

海鹽張元濟補寫續經解

振木鐸於朝天子之政也

訂義註天子將發號令必以木鐸警眾

山節藻梲復廟重檐刮楹達鄉反坫出尊崇坫康圭

疏屏天子之廟飾也

復音福鄉古亮反

訂義註山節刻構盧為山也藻梲畫侏儒柱為

藻文也復廟重屋也重檐重承壁材也刮刮摩

也鄉牖屬謂夾戶窻也每室八窻為四達反坫

反爵之坫也出尊當尊南也惟兩君為好既獻

反爵於其上禮君尊於兩楹之間崇高也又為

高坫亢所受圭奠於上馬屏謂之樹今桴思也

刻之為雲氣盡獸如今闕上為之矣疏刻構盧也者節名

構盧釋宮云栢謂之架李巡云栢今構盧也則今之斗拱云畫侏儒柱者按釋宮云宗廟謂之梁其上極說之稅李巡曰梁上短柱也云鄉牖屬者詩幽風塞向瑾戶是牖屬也云出尊當尊南也者以當近南迴露外為出今言出尊故知尊南也云禮君尊於兩楹之間者以燕禮燕臣子列尊於東楹之西今兩君敵體當尊在兩楹之間故鄉飲酒賓主敵體尊於房戶間是也皇氏解此用燕禮之文尊於東楹之西謂兩楹之間失之矣康讀為亢龍之亢者按易乾上九元龍有悔讀從之云屏謂之樹今梓思也者屏謂之樹釋宮文漢時謂屏為梓思故云今梓思解者以為天子外屏人臣至屏俯伏思念其事按匠人註云城隅謂角梓思也漢時東闕梓思災以此諸文參之則梓思小樓也故城隅闕上皆有之然則屏上亦為屋以覆屏牆故稱屏曰梓思或解屏則闕也古詩云雙闕百餘尺則闕於兩旁不得當道與屏別也闕雖在兩旁相對

海鹽張元濟補寫續經解

近道大畧言之亦謂之當道故識云代漢者當塗高謂魏闕也云刻之為雲氣盡獸如今闕上為之矣者言古之疏屏似今闕上畫雲氣盡獸如鄭此言似屏與闕異也疏此一節

論魯之太廟之飾山節謂櫺盧刻為山形藻稅者謂侏儒柱畫為藻飾也復廟者上下重屋也重檐者皇氏云鄭云重檐重承壁材也謂就外檐下壁復安板檐以辟風雨之灑壁故云重檐重承壁材刮楹者刮摩也楹柱也以密石摩柱達鄉者達通也鄉謂窻牖也每室四戶八窻窻戶皆相對以牖戶通達故曰達鄉也反坫者兩君相見反爵之坫也築土為之在兩楹間近南

人君飲酒既獻反爵於坫上故調之反坫也出
尊者尊楹在兩楹間坫在尊南故云出尊崇坫
康圭者崇高也元舉也為高姑受賓之圭舉於
上也疏屏者疏刻也屏樹也謂刻於屏樹為雲
氣盡獸也天子之廟也者自天子以下皆天子
廟飾也及坫亦在廟故合廟飾也

疏皆字誤

記謂魯用天子之廟飾耳

鸞車有虞氏之路也鈎車夏后氏之路也大路殷路
也乘路周路也

註鸞或為樂

訂義註鸞有鸞和也鈎有曲與者也大路木路

海鹽張元濟補寫續經解

也乘路玉路也漢祭天乘殷之輅也今謂之桑

根車也春秋傳曰大路素

疏輿車牀曲輿謂曲前闌也按桓二年左

氏云大路越席越席是祀天之席則大路亦祭天之車以祭天尚質故鄭註云大路素

此一經明魯有四代之車其制各別路則車也

鈎車夏后氏之路也者鈎曲也虞質未有鈎矣

大路殷路也者大路木路也乘路周路也者乘

路玉路也周王禮故用玉

有虞氏之旂夏后氏之綏殷之大白周之大赤

訂義註四者旌旗之屬也有虞氏當言綏夏后

氏當言旂此蓋錯誤也綏謂注旄牛尾於杠首

所謂天麾書云武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
 周禮王建大旂以賓建大赤以朝建大白以即
 戎建大麾以田也疏有虞氏當言綏夏后氏當言旂者以虞質于夏故知虞
 世但注旄夏后始加旒綵知注旄牛尾于杠者爾雅釋天云注旄首曰旌是也云所謂大麾者
 所謂中車建大麾以田者是也必知此綏當大麾者彼大麾上有大白大赤此經夏后氏之綏
 下有大大白大赤故知綏當大麾也然中車註云正色言之大麾夏后氏之旂色黑鄭註此以綏
 為有虞氏所建綏則大麾不同者有虞氏但有注旄竿首夏石之旂若去旒綵則與虞氏不異
 同謂之綏也以中車建大白大赤故以綏麾為之旗引書曰者收誓文引之者証白旄以指麾
 是大麾也引周公禮者中車職文明天子所用然則魯之所用亦當然也○廷華案旗之所重
 在旒若無旒而第有綏則空杠而已何以為旂則不應改旂為綏但下明言有虞氏之綏則註

海鹽張元濟補寫續經解

說固本也而應氏所引子華之說亦非無據姑並存之以待參疏此一經論

魯有四代旌旗殷之大白謂白色旗周之大赤者赤色旗此大白大赤各隨代之色無所畫也

金華應氏曰子華子曰舜建大常則車服之等辨於下旗常之數備於上至舜而已詳世本云

奚仲為車正建旒旒辨等級則車旂之制至夏而寢詳然舜車惟有鸞和而已夏則鉤之而曲

商復反之於質至周飾之以玉而益文矣舜惟建旗常耳至夏則復綏之以羽旒綏者旒之係

於繩而華者也商復以素為飾周易之大赤而

又加明矣

夏后氏駱馬黑鬣殷人白馬黑首周人黃馬蕃鬣夏后氏牲尚黑殷白牡周駢剛

訂義註順正色也白馬黑鬣白駱殷黑首為純白凶也駢剛赤色疏此一經明魯有三代之馬及牲色不同夏后氏駱馬黑鬣者駱白黑相間也此馬白身黑鬣故云駱也夏尚黑故用黑鬣也殷人白馬黑首者殷尚白故白馬也純白以凶故黑首也頭黑而鬣白從所尚也然三代俱以鬣為所尚也周人黃馬蕃鬣者蕃赤也周尚

海鹽張元濟補寫續經解

赤用黃近赤也而用赤鬣為所尚也熊氏以為蕃鬣為黑色與周所尚乖非也夏后氏牲尚黑殷白牡周駢剛者賜魯三代牲也駢赤色也剛壯也駢言剛則白亦剛白言牡黑亦牡也故殷告天云敢用玄牡從天色也

泰有虞氏之尊也山罍夏后氏之尊也著殷尊也犧象周尊也

訂義註泰用瓦著著地無足疏考工記云有虞氏尚陶檀子又云

有虞氏瓦棺故知泰尊用瓦也疏此一經明魯用四代尊也虞

尊用瓦名泰也然或用三代或用四代者隨其

禮存者而用之耳無別義也山罍夏后氏之尊也者罍猶雲霄也畫為山雲之形也著殷尊也者無足而底著地故謂為著也然殷尊無足則其虞泰罍犧並有足也然殷名著周名犧象而禮器云君西酌犧象亦是周禮也

疑義註疏犧象周尊也畫沙羽及象骨飾尊也

案沙羽說見上

爵夏后氏以琖殷以斝周以爵

訂義註斝畫禾稼也詩曰洗爵奠斝疏此一經明魯有三代爵並以爵為形故并標名於其上

海鹽張元濟補寫續經解

夏后氏以琖者夏爵名也以玉飾之故前云爵用玉琖仍雕是也殷以斝者殷亦爵形而畫為禾稼故名斝斝稼也周以爵者皇氏云周人但用爵形而不畫飾案周禮太宰贊玉凡玉爵然則周爵或以玉為之或飾之以玉皇氏云周爵無飾失之矣

灌尊夏后氏以雞夷殷以斝周以黃目其勺夏后氏以龍勺殷以疏勺周以蒲勺

訂義註周禮春祠夏禴裸用雞夷鳥彝秋嘗冬烝裸用斝彝黃彝龍龍頭也疏通刻其頭蒲合

蒲如鳧頭也疏此一節明魯有三代灌尊及所用之勺夏后氏以雞夷者夷即彝彝法也與餘尊為法故稱彝雞彝者或刻木為雞形而畫雞於彝殷以斝者鄭司農云畫為禾稼周以黃目者以黃金為目皇氏云夏后氏以瓦泰之上畫以雞彝殷著尊畫為稼彝然尊彝別作事不相依而皇氏以當代之尊為彝文無所據假因當代尊為彝則夏后當因山罍不得因虞氏瓦泰皇氏之說其義並非也夏后氏以龍勺者勺為龍頭殷以疏勺者疏謂刻鏤通刻勺頭周以蒲

海鹽張元濟補寫續經解

勺者皇氏云蒲謂合蒲當刻勺為鳧頭其口微開如蒲草本合而未微開也

皇說未的姑存之

疑義疏引周禮春祠夏禴以下司尊彝職之文云春祠夏禴裸用雞彝鳥彝者雞彝盛明水鳥彝盛鬱鬯也秋嘗冬烝裸用斝彝黃彝者義亦然必知一時之祭并用兩彝者以下云朝踐用兩犧尊再獻用兩象尊犧象不可即為三時故知兩彝祇當一節皇氏沈氏並云春用雞彝夏用鳥彝秋用斝彝冬用黃彝春屬雞夏屬鳥秋屬收禾稼冬屬土色黃故用其尊皇氏等此言

文無所出謂言反於數非實論也種曰稼斂曰
 穡收時不得稱稼月令季秋草木黃落冬即色
 玄不得用黃彘也下追享朝享用虎彘彘追
 享謂祈禱也朝享謂月祭也若有所法則四時
 不同何以獨用虎雉又崔氏義宗廟禘祭用十
 八尊禘在秋禘祭用十六尊禘在夏也是一時
 皆數兩彘得為十八十六若每時惟用有一彘
 祇七十五是知皇氏之等其義非也
 廷華案明水說無據祈禱及月祭說詳司尊彘
 十八尊說詳酒正

海鹽張元濟補寫續經解

土鼓蕢桴葦籥伊耆氏之樂也

訂義註籥如笛三孔伊耆氏古天子有天下之

號也今有姓伊耆氏者

疏經云蕢者草名與土
鼓相對故讀為由云伊

耆氏古天子有天下之號也者禮運云伊耆氏
始為蜡蜡是報田之祭按易繫辭神農始作耒
耜是田起於神農故說
者以伊耆氏為神農也疏此一經明魯用古代

之樂土鼓謂築土為鼓蕢桴以土塊為桴葦籥
者謂截葦為籥此等是伊耆之樂魯得用也

拊搏玉磬拊擊大琴大瑟中琴小瑟四代之樂器也

訂義註拊搏以葦為之充之以糠形如小鼓拊
擊謂祝敬皆所以節樂者也四代虞夏殷周也

疏此一節論魯有四代樂器但四代漸文不如
上鼓鞀籥之質故別起其文也集說補正竊案
拊搏玉磬指擊琴瑟與書言憂擊鳴球搏拊琴
瑟同義拊取聲淺搏取聲深指取聲淺擊取聲
深註疏以為樂器者泥於記文而云然其實非
也集說不從方氏而從鄭氏何耶

案是亦一說但據此說文

則註說為是

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

訂義註此二廟象周有文王武王之廟也世室
者不毀之名也魯公伯禽也武公伯禽之玄孫

海鹽張元濟補寫續經解

也名教

疏按成六年立武宮公羊左氏並譏之不宜立也又武公之廟立於武公卒後

其廟不毀在成公之時此記所云美成王褒崇魯國而已云武公之廟武世室者作記之人因成王褒魯遂盛美魯家之事因武公其廟不毀遂連文而美之非實辭也故下文言君臣未嘗相弑禮樂刑法政俗未嘗相變也鄭云亦近誣矣是不實也伯禽玄孫者按世本伯禽生燭公熙熙生弗弗生獻公具其生武公教是伯禽玄孫名教

疏此一經明魯有

二廟不毀象周之文武二祧文世室者魯公伯禽有文德世世不毀其室故云文世室武世室者伯禽玄孫武公有武德其廟不毀故云武世室也

米廩有虞氏之庠也序夏后氏之序也瞽宗殷學也

類宮周學也

訂義註庠序亦學也庠之言詳也於以考禮詳
 事也魯謂之米廩虞帝上孝今藏棗盛之委馬
 序次序王事也瞽宗樂師瞽矇之所宗也古者
 有道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於此祭之類
 之言班也於以班政教也疏虞帝上孝者尚書云烝烝又禮記云舜
 其大孝也與是虞舜大孝也云今藏棗盛之委
 焉者委謂委積言魯家於此學中藏此棗盛委
 積按桓十四年御廩災公羊云御廩者何棗盛
 之所藏也云古者有道德者使教焉死則為以
 樂祖者大司樂文云於此祭之者謂於此
 瞽宗祭之故大司樂云祭於瞽宗是也疏此
 一節明魯得立四代之學也米廩有虞氏之庠

海鹽張元濟補寫續經解

也者言魯之米廩是有虞氏之庠魯以虞氏之
 庠為廩以藏棗盛序夏后氏之序也者是夏家
 之學也

崇鼎貫鼎大璜封父龜天子之器也

訂義註崇貫封父皆國名文王伐崇古者伐國
 遷其重器以分同姓大璜夏后氏之璜春秋傳
 曰分魯公以夏后氏之璜疏知皆國名者春秋宣元年晉趙穿侵崇
 又書傳有侯虎貫與崇連文故知崇貫皆國名
 定四年左氏傳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封父
 與夏后氏相對故知封父亦國名文王伐崇者
 詩大雅文云古者伐國遷其重器以分同姓者
 按昭十五年左傳云密須之鼓闕鞏之
 申以賜晉是遷其重器以分同姓也

豐邑是義長

明堂位

三千

詒經堂

正竊案左傳周公相王室以君天下於周為睦
 分晉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夏
 后氏之璜即此大璜封父之繁弱方氏以為大
 弓陸氏以為即此封父龜蓋此龜一名繁弱以
 其善中而名之也未知是否
 越棘大弓天子之戎器也

訂義註越國名也棘戟也春秋傳曰子都拔棘
疏崇昂貫昂是崇貫所出之昂財知越棘是越
 國所有之棘引春秋傳曰子都拔棘者隱十一
 年左傳文證棘為
 戟棘戟方言文也

夏后氏鼓足殷楹鼓周縣鼓

海鹽張元濟補寫續經解

訂義註足謂四足也楹謂柱之貫中上出也縣
 縣之翼虞也殷頌曰植我鼗鼓周頌曰應棘縣
 鼓疏所引殷頌者那之篇鄭註云置讀曰植植
 執鼓引之者證殷楹鼓引周頌有鼗之篇按
 周頌有鼗始作樂合於大祖經云應田縣鼓毛
 傳云田大鼓鄭云田當為棘棘小鼓在大鼓之
 旁引之者證
 周之縣鼓

垂之和鐘叔之離磬女蝸之笙簧

訂義註垂堯之共工也女蝸三皇承宓義者叔
 未聞也和離謂次序其聲縣也笙簧笙中之簧
 也世本作曰垂作鐘無句作磬女蝸作笙簧疏
 舜典垂作共工謂舜時也鄭不見古文故以為
 堯時云女蝸三皇承宓義者按春秋緯運斗樞

差德序命宓義神農女媧三皇是承宓義者帝
 王世紀云女媧氏風姓承庖羲制度始作笙簧
 無所草造故易不載不序于行蛇身人首是也
 云和離謂次序其聲離也者聲解和也縣解離
 也言縣磬之町時也其磬希疏相離云世本作
 日書名有作篇其篇記諸作事云無句作磬者
 皇氏云無句叔叔之疏此一經明魯有先代之
 別名也義或然矣
 樂垂之和鐘者垂之所作調和之鐘叔之離磬
 者叔之所作編離之磬女媧之笙簧者女媧所
 作笙中之簧言魯皆有之

夏后氏之龍翼虞殷之崇牙周之壁翬

訂義註翼虞所以縣鐘磬也橫曰翼飾之以鱗
 屬植曰虞飾之以羸屬羽屬翼以大版為之謂

海鹽張元濟補寫續經解

之業殷又於龍上刻畫之為重牙以挂縣絃也
 周又畫繒為翬載以壁垂五采羽於其下樹於
 翼之角上飾彌多也周頌曰設業設虞崇牙樹

羽疏橫曰翼飾之以鱗屬植曰虞飾之以羸屬

者按考工記筍飾之以鱗屬鐘虞御之以羸

屬磬虞飾之以羽屬如考工記之文則筍飾以

龍此經并云虞者蓋夏時翼之與虞皆飾之以

鱗至周乃別故云龍翼虞或可因翼連言虞也

云翼以大版為之謂之業者詩周頌云設業設

虞以業虞相對業故知則翼也其實翼上更加

大版刻崇牙謂之業故詩大雅云虞業維樅註

此一經明魯有三代樂縣之飾夏后氏之龍龔
虞者謂龔虞之上以龍飾之殷之崇牙者謂於
龔之上刻畫木為崇牙之形以挂鐘磬周之璧
罍者謂周人如此龔之上畫繒為罍戴之以璧
壁下縣五采羽挂於龔角後王彌文故飾彌多
也

有虞氏之兩敦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周之八簋

訂義註皆黍稷器制之異同未聞

疏簋是黍稷之器敦與瑚

璉共簋簋連方故云黍稷器也按鄭註周禮舍人云方曰簋圓曰簋此云未聞者謂瑚璉之器與簋異同未聞也鄭註論語云夏曰瑚殷曰璉不同者皇氏云鄭註論語誤也此言兩敦四璉

海鹽張元濟補寫續經解

六瑚八簋者言魯所得惟此耳

俎有虞氏以橈夏后氏以歲殷以棋周以房俎

訂義註橈斷木為四足而已歲之言蹙也謂中

足為橫距之象周禮謂之距棋之言枳棋也謂

曲撓之也房謂足下跗也上下兩間有似於堂

房魯頌遵豆大房

疏知椀斷木為四足者以虞氏尚質未有餘飾故知但有

四足而已云謂中足為橫距之象者以言歲謂足以橫蹙故鄭讀歲為蹙謂足橫辟不正也今

俎足間有橫似有橫蹙之象故知足中央為橫距之象言難有距以距外物今兩足有橫而相

距也云周禮謂之距者非周禮正文言周代禮儀謂此俎之橫者為距故以率禮賜三胃三長

者棋枳之樹其枝多曲撓故陸璣草木疏云棋者棋枳之樹是也云棋之言枳棋也謂曲撓之也

曲來巢殷祖似之故云曲撓之也云房謂足下
跗也上下兩間有似於堂房者按詩註云其制
足間有橫下有兩足似乎堂後有房如鄭此言
則組頭各有兩足似乎堂後有房如鄭此言
堂之壁橫下二附似堂之東而頭各有房也但
古制難識不可悉知南北諸儒亦無委曲解之
今依鄭註畧為
此意未知是否

夏后氏以楬豆殷玉豆周獻豆

訂義註楬無異物之飾也獻疏刻之齊人謂無

髮為禿楬疏獻音娑婆是希疏
之義故為疏剝之

有虞氏服韍夏后氏山殷火周龍章

訂義註韍冕服之韠也舜始作之以尊祭服禹

湯至周增以畫文後王彌飾也山取其仁可仰

海鹽張元濟補寫續經解

也火取其明也龍取其變化也天子備馬諸侯

火而下卿大夫山士韎韋而已疏易困卦九二
文辭朱韍方來

利用享祀是韍為祭服也云天子備馬諸侯火
而下卿大夫山士韎韋而已者按士冠禮士韎

韍是士無飾推此即尊者飾多此有四等天子
至士亦為四等故知卿大夫加山諸侯加火天

子加疏此一經論魯有四代韍制有虞氏服韍

者直以韋為韍未有異飾故云服韍也夏后氏

畫之以山殷人增之以火周人加龍以為文章

有虞氏祭首夏后氏祭心殷祭肝周祭肺

訂義註氣主盛也

夏后氏尚明水殷尚醴周尚酒

訂義註此皆其時之用耳言尚非疏夏后氏尚質故用水殷人稍文故用醴周人轉文故用酒故云此皆其時之用耳言尚非者按儀禮設尊尚玄酒是周家亦尚明水也按禮運云澄酒在下是三酒在堂上則周之世不尚酒故知經言尚者非也

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

訂義註周之六卿其屬各六十則周三百六十官也此云三百者記時冬官亡矣昏義曰天子

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凡

百二十蓋謂夏時也以夏周推前後之差有虞

氏官宜六十夏后氏以百二十殷宜二百四十

不得如此記也疏云周之六卿其屬各六十者少宰職文云此云三百者記時

海鹽張元濟補寫續經解

冬官亡矣者以此經四代相對各陳其官宜舉實數故云冬官亡矣若文無所對即舉其成數

故禮器經禮三百曲禮三千鄭禮序云舉大畧小闕其殘者是與此經不同引昏義者欲證明

夏官百二十夏倍於虞殷倍於夏殷官既多周不可倍之故但加殷百二十耳按尚書周官云

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又與此數不同者禮是紀事之典須委曲備言書是疏

通之教故疏此經明魯家兼有三代之官然魯舉大畧小疏此經明魯家兼有三代之官然魯

是諸侯按太宰職諸侯惟有三卿五大夫故公

羊傳司徒司空以下各有二小卿司馬以下一

小卿是三卿五大夫也今魯雖被衰崇何得備

立四代之官而備三百六十職者當成王之時

衰崇於魯四代官中雜存官職名號是使魯有

之非謂魯得盡備其數但記者盛美於魯因舉
四代官之本數而言之有虞氏官五十者鄭差
之當為六十夏后氏官百者鄭差之當為二百
十殷二百者鄭差之當為二百四十周三百者
鄭據記時冬官亡矣故言三百若兼冬官則三
百六十也

有虞氏之綏夏后氏之綢練殷之崇牙周之璧翬
訂義註綏亦旌旗之綏也夏綢其杠以練為之
旒殷又刻繒為重牙以飾其側亦飾彌多也湯
以武受命恒以牙為飾也此旌旗及翬皆喪葬

海鹽張元濟補寫續經解

之飾周禮大喪葬中車執蓋從車持旌御僕持
翬旌從遣車翬夾柩路左右前後天子八翬皆
戴璧垂羽諸侯六翬皆戴圭大夫四翬士二翬
皆戴綏孔子之喪公西赤為志亦用此焉爾雅

說旌旗曰素錦綢杠纁白縵素升龍於縵練旒

九疏經亦旌旗之綏也者以前經云夏后之綏

竿首也云夏綢其杠以練為之旒者既綢杠以

練又知以練為旒者以爾雅云練旒九也云湯

崇牙為飾此註旌又飾以崇牙故云恒也周亦

武取天下但殷既以牙為飾周世尚文更取他
物飾之不復用牙云此旌旂及翬皆喪葬之飾
者以前文崇牙璧翬是飾奠虞此與夏后綢練
連文按檀弓綢練設旒夏也是喪葬旌旗故知

喪葬之飾引周禮大喪葬中車執蓋從車持旌御僕持翬者證明葬有旌旗及翬之義云天子八翬皆戴璧者天子八翬禮器文皆戴璧即此璧翬天子之禮也云諸侯六翬皆戴圭大夫四翬士二翬皆戴綬並喪大記文也引禮子之喪及爾雅者證明此經是喪葬之飾並綬練義疏此一經明魯有四代喪葬旌旗之飾有虞氏之綬者則前經注旄於竿首夏后氏之綢練者謂綢杠以練又為之旒也殷之崇牙者謂刻繒為崇牙之形飾旌旗之節周之璧翬者謂周代以物為翬翬上戴之以璧陳之而鄣柩車凡四代之服器官魯兼用之是故魯王禮也天下傳之久矣君臣未嘗相弒也禮樂刑法政俗未嘗相變

海鹽張元濟補寫續經解

也天下以為有道之國是故天下資禮樂焉

訂義註王禮天子之禮也傳傳世也資取也此

蓋盛周公之德耳春秋時魯三君弒又士之有

誅由莊公始婦人鑿而弔始於臺駘云君臣未

嘗相弒政俗未嘗相變亦近誣矣疏按隱十一年羽父請弒

桓公將以求太宰隱公不許羽父使賊弒隱公是弒君一也莊三十二年慶父使圍人擊弒子

般是弒君二也閔二年慶父又使卜翦弒公于武闈是弒君三也云士之有誅由莊公始者禮

弓文在左傳莊十年乘其之後也云婦人鑿而弔始于臺駘者亦禮弓文左氏襄四年臧武仲

與邾人戰於狐駘被鄰所敗是其事也疏此一經記者既陳四代

服器官於前此經結之後美失魯國也然言土

鼓鞀籥伊耆氏之樂又有女媧氏笙簧非為四代而已今此祇言四代者據其多者言之惟舉四代耳其間亦有但舉三代者此四代服器魯家每物之中得有用之不謂事事盡用天下以為有道之國者作記之時是周代之末惟魯獨存周禮故以為有道之國是故資天下禮樂焉者左傳襄十年云諸侯宋魯于是觀禮宋為王者之後魯是周公之胤是天下資禮樂焉

海鹽張元濟補寫續經解

禮記疑義卷三十二 喪服小記第一册

鄭氏註 孔穎達疏 吳廷華存疑

喪服小記第十五 疏案鄭目錄云此於別錄屬喪服集說朱子曰小記是解喪服

傳臨川吳氏曰其事瑣碎故名小記

斬衰括髮以麻為母括髮以麻免而以布齊衰惡笄以終喪 免音汶

訂義註母服輕至免可以布代麻也為母又哭

而免笄所以卷髮帶所以持身也婦人質於喪

所以自卷持者有除無變 疏又哭是小斂拜賓竟後即堂下位哭踊

時也故士喪禮云卒小斂主人髻髮袒此是初括髮哭踊之時也又云男女奉尸俛於堂訖

人降自西階東即位主人拜賓即位踊襲經于
 房東復位此是又哭之節若為父于此時猶括
 髮若為母於此時以免代疏此論斬衰齊衰之
 括髮故云為母又哭而免
 喪男女括髮免髻之異斬衰者主人為父之服
 也括髮者為父未成服之前所服也禮親始死
 子布深衣去冠而猶有笄縱徒跣披上衽小斂
 去笄縱括髮括髮者鄭註喪服云括髮以麻者
 自項以前交於額上卻繞紒如著慘頭焉為母
 括髮以麻者為母初喪至小斂後括髮與父禮
 同故亦云括髮以麻也免而以布者此謂為母
 與父異者亦自小斂後而括髮也至尸出堂子

海鹽張元濟補寫續經解

拜賓事之時猶為與父不異至拜賓竟後子往
 即堂下之位時則異也若為父此時猶刮髮而
 踊襲經帶以至大斂而成服若母喪於此時則
 不復括髮乃著布免踊而襲經帶以至成服故
 云免而以布也惡笄者榛木為笄也婦人質笄
 以卷髮帶以持身於其自卷時者有除無變故
 要經及笄不須更易至服竟一除故云惡笄以
 終喪
 疑義疏將小斂去笄縱著素冠視斂斂訖投冠
 而括髮

不言喪事卷三
廷華案問喪親始死難斯徒跣披上衽註謂去冠見笄纚蓋哀痛之甚故去其飾士喪禮成服以前不言冠則不冠可知此疏謂將小斂去笄纚著素冠斂訖投冠而括髮下疏并謂始死以後皆素冠且舉叔孫武叔事以實之非也據士喪禮小斂於室將舉尸主人髻髮袒既將括髮何必素冠况彼註去笄纚者為將括髮也若冠則正宜笄纚矣去之何為武叔投冠本屬非禮烏得舉以為證此皆因戴德變除篇而誤下疏所引小斂後大夫素弁士素委貌之說是也彼

海鹽張元濟補寫續經解

蓋見士喪禮小斂主人經疑經則必冠故以臆為之說不知士喪禮止言經不言冠則但加經於紒上不用冠也若用冠則如喪大記云主人即位襲帶經母之喪即位而免以經對免則不冠明矣若以為冠而經則父喪重於母喪去冠又重於不去冠豈有重喪不去冠輕喪反去冠之理乎或問喪大記君將大斂子弁經是弁而經也胡得謂之不冠曰是彼據之誤也據士喪禮小斂已經何必又加經又將大斂主人袒袒則不冠何所用弁彼記本誤不足正也

男子冠而婦人笄男子免而婦人髻其義為男子則免為婦人則髻

冠古亂反

訂義註別男女也疏此明男子婦人冠笄髻免相對之節吉時男子首有吉冠則女首有吉笄是明男子首飾之異故云男子冠而婦人笄若親始死男去冠女則去笄若成服為父男則六升布為冠女則箭篠為笄為母男則七升布為冠女則榛木為笄故云男子冠而婦人笄也男子免而婦人髻者吉時首飾既異今遭齊衰之喪首飾亦別當襲斂之節男子著免婦人著髻

海鹽張元濟補寫續經解

故云男子免而婦人髻免者鄭註士喪禮云以布廣一寸自項中而前交於額上卻繞紒也如著慘頭矣髻者形有多種有麻有布有露紒也如其形有異同謂之髻也今辨男女並何時應著此免髻之服男子之免乃有兩時而惟一種婦人之髻則有二別其麻髻之形與括髻如一其著之以對男子括髮時也前云斬衰括髮以麻則婦人於時髻亦用麻也何以知然案喪服女子子在室為父髻衰三年鄭玄云髻露紒也猶男子之括髮斬衰括髮以麻則髻亦用麻以麻

者自項而前交於額上卻繞紒如著慘頭馬如
彼註既云猶男子括髮男子括髮先去冠繼用
麻婦人亦去笄繼用麻故云猶也又同云用麻
不辨括髮形異則知其形如一也以此證據則
知有麻髻以對男括髮時也又知有布髻者案
此云男子免對婦人髻男免既用布則婦人髻
不容用麻也是如男子為母免時則婦人布髻
也又若成服後男或對賓必踊免則婦人自布
髻對之知又露紒髻者喪服傳云布總箭笄髻
衰三年明知此服並以三年三年之內男不恒

海鹽張元濟補寫續經解

免則婦人不用布髻故知恒露紒也故鄭註喪
服云髻露紒也且喪服所明皆是成服後不論
未成服麻布髻也何以然喪服既不論男子之
括免則不容說女子之未成義也既言髻衰三
年益知恒髻是露紒也又就齊衰輕髻無麻布
何以知然案檀弓南宮縉之妻之姑之喪夫子
誨之髻曰爾無總爾爾無扈扈爾是但戒其高
大不云有麻布別物是知露紒悉名髻也又案
奔喪云婦人奔喪束髻鄭云謂姑姊妹女子子
也去纚大紒曰髻若如鄭旨既謂是姑姊妹女

子子等還為本親父母等惟云去纒大紒不言
布麻當知期以下無麻布也

案孔子止誨髮麻布有定制不必誨

也奔喪註言紒而不及麻布者文耳若據此二者遂以期以下無麻布則謬矣要知髮無論麻布皆露紒皇氏自分麻布與露紒而為三疏所不取此時存其說耳恐說者祖皇特以明之

然露紒恒居之髮則有笄何以知之案笄以對冠男在喪恒冠婦則恒笄也故喪服婦為舅姑惡笄有首以髮鄭云言以髮則髮有著笄者明矣以兼此經註又知恒居笄而露紒髮也此三髮之殊是皇氏之說今考校止以為止有二髮一是斬衰麻髮二是齊衰布髮皆名露紒必知

海鹽張元濟補寫續經解

然者以喪服女子子在室為父箭笄髮衰是斬

衰之髮用麻鄭註以為露紒明齊衰髮用布亦

謂之露紒髮也其義為男子則免為婦人則髮

庾蔚云喪服往往寄異以明義或疑免髮亦有

其旨故解之以其義以上於男子則免婦人則

髮獨以別男女而已非別有義也賀瑒云男去

冠猶婦人去笄義盡於此無復別義故云其義

也此經既論括髮免髮之異須顯所著之時崔

氏云立義既載五服變除今要舉變除之旨凡

親始死將三年而皆去冠笄纓如故十五月白

布深衣扱上衽徒跣交手而哭故禮記問喪云
親始死難斯是也其婦人則去纁衣與男子同
不徒跣不扱衽知不徒跣不扱衽者問喪文知
去纁者鄭註士喪禮云始死婦人將斬衰者去
纁知著白布深衣者曾子問云女改服布深衣
縞總以趨喪鄭註云婦人始喪未成服之服其
齊衰以下男子者素冠齊衰以下婦人骨笄而
纁知者鄭註士喪禮云男子婦人皆去履無鈎
其服皆白布深衣知者鄭註喪服變除云至死
之明日士則死日襲明日小斂故士喪禮云小

海鹽張元濟補寫續經解

斂主人髻髮大夫死之明日襲而括髮故鄭註
喪服變除云尸襲去纁括髮在二日未斂之前
是據大夫也大夫與士括髮於死者俱二日故
鄭註問喪云二日去笄纁括髮通明大夫士也
凡括髮之後至大斂成服以來括髮不改故鄭
註云士喪禮云自小斂以至大斂括髮不改但
死之三日說髦之時以括髮因而壞損更正其
括髮故士喪禮既殯說髦喪大記云小斂說髦
括髮是正其故括髮也非更為之但士之既殯
諸侯小斂於死者皆三日說髦同也其齊衰以

下男子於主人括髮之時則著免故士喪禮小
斂主人髻髮眾主人免是也而喪服變除不杖
齊衰條云襲尸之時云括髮者誤也其婦人將
斬衰者於男子括髮之時則以麻為髻故士喪
禮云主人髻髮婦人髻於室其齊衰者於男子
免時婦人則以布為髻故此經云男子免而婦
人髻是也其大功以下無髻也其服斂畢至成
服以來白布深衣不改士死二日後襲帶經故
士喪禮小斂之前陳首經大鬲下本在左要經
小焉散帶垂長三尺牡麻經亦散垂斂訖主人

海鹽張元濟補寫續經解

拜賓乃襲經於序東既夕禮三日絞垂鄭註云
成服日絞要經之散垂者是主人及眾主人皆
絞散垂此襲帶經絞垂日數皆士之禮也其大
夫以上成服與士不同其襲帶經之屬或與士
同或與士異無文以言之其斬衰男子括髮齊
衰男子免皆謂喪之大事斂殯之時天子七日
成服諸侯五日成服大夫士三日成服服之精
粗及日月多少及葬之時節皆具在喪服及禮
文不能繁說其葬之時大夫及士男子散帶婦
人髻與未成服時同其服則如喪服故既夕禮

云丈夫髻散帶垂鄭註云為將啟變也此互文以相見耳諸文言髻見婦人也若天子諸侯則首服素弁以葛為環經大夫則素弁加環經士則素委貌加環經故下檀弓云弁經葛而葬鄭註云接神不可以純凶天子諸侯變服而葬冠素弁以葛為環經是王侯與卿大夫士異也至既虞卒哭之時乃服變服故鄭註喪服云天子諸侯卿大夫士既虞卒哭而受服其受服之時首經要帶男子皆以葛易之齊斬之婦人則易首經不易要帶大功小功婦人則易要帶為葛

海鹽張元濟補寫續經解

雖受變麻為葛卒哭時亦未說麻至祔乃說麻服葛故士虞禮云婦人說首經不說帶鄭云不說帶齊衰婦人也婦人少變而重帶大功小功者葛帶時亦不說者未可以經文變於主婦之質也至祔葛帶以即位案文直云婦人不辨輕重故鄭為此解其斬衰至十三月練而除首經練冠素纓中衣黃裏緇為領袖緣布帶繩屨無絢若母三年者小祥亦然斬衰二十五月大祥朝服縞冠故雜記云祥主人之除也於夕為期朝服又喪服小記云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

冠既祥乃服十五升布深衣領緣皆以布縞冠素紕故間傳云大祥素縞麻衣二十七月而禫服玄冠玄衣黃裳而祭祭畢朝服以黑經白緯為冠所謂織冠而練纓吉履踰月服吉間傳所謂禫而織父沒為母與父同父在為母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大祥十五月而禫其服變除與父沒為母同其不杖齊衰及大功以下服卑皆初服朝服素冠踰月服吉也此皆崔氏約禮經及記而為此說其有乖僻者今所不取疑義疏始死以後小斂之前大夫與士皆加素

海鹽張元濟補寫續經解

冠於笄纒之上故檀弓云叔孫武叔之母死既小斂舉者出尸出尸袒且投其冠括髮是素冠也以其始死哀甚未暇分別尊卑故大夫與士其冠皆同也至小斂投冠括髮之後大夫加素弁士加素委貌故喪大記云君大夫之喪子弁經又喪服變除云小斂之後大夫以上冠素弁士則素委貌其素弁素冠皆加環經故雜記云小斂環經君大夫士一也鄭註云大夫以上素爵弁士素委貌是也若其不當斂殯則大夫以上亦素弁士加素冠皆於括髮之上

苴杖竹也削杖桐也見喪服傳

疑義疏此解喪服苴杖削杖也然杖有苴削異者苴者黯也至痛內結必形色外章心如斬斫破貌必蒼苴所以衰裳經杖俱備苴色也必用竹者以其體圓性貞履四時不改明子為父禮申痛極自然圓足有終身之痛故也故斬而用之無所厭殺也削杖者削殺也削奪其貌不使苴也必用桐者明其外雖披削而心本同也且桐隨時凋落故謂母喪示外披削殺服從時除而終身之心當與父同也

海鹽張元濟補寫續經解

廷華案詩大雅疏苴枯槁也蓋枯竹為之削則去皮及枝葉而已疏取義大纖未免牽合

祖父卒而后為祖母後者三年

訂義註祖父在則其服如父在為母也疏言亦謂無父

者若父在則不然也口廷華案父在為母期此為後時指主喪言與為祖父後義不同又據疏則註尚有亦謂無父者五字疏此論適孫承重之服祖父卒

者謂適孫無父而為祖後祖父已卒今又遭祖母喪故云為祖母後也事事得申如父卒為母故三年若祖父卒時父已先亡亦為祖父三年若祖卒時父在已雖為祖期今父沒祖母亡時

已亦為祖母三年也
為父母長子稽顙大夫弔之雖總必稽顙婦人為夫
與長子稽顙其餘則否

訂義註為父母長子稽顙者喪尊者及正體不
敢不盡禮雖總必稽顙者尊大夫不敢以輕待
之其餘則否者恩殺於父母疏此論喪合稽顙
之事為父母長子稽顙者謂重服先稽顙而後
拜者也父母長子並重故也其餘期以下先拜
後稽顙也大夫弔之雖總必稽顙前文為父母
長子稽顙謂平等來弔故先稽顙而後拜若為

海鹽張元濟補寫續經解

不杖齊衰以下則先拜賓後稽顙今大夫弔士
雖是總麻之親必亦先稽顙而後拜故皇氏載
此稽顙謂先拜而後稽顙若平等相弔小功以
下皆不先拜後稽顙若大夫來弔雖總麻必為
之先拜而後稽顙今刑定云小功以下不稽顙
文無所出又此稽顙與上文稽顙是一何得將
此為先拜後稽顙其義非也婦人為夫與長子
稽顙亦先稽顙而後拜其餘否者謂父母也以
受重他族其恩減殺於父母也

廷華案此註疏
第言父母者對

上為父母
稽顙言也

禮記卷之三十一
喪服
男主必使同姓婦主必使異姓

訂義註謂為無主後者為主也異姓同宗之婦

也婦人外成

疏知謂為無主後者為主也者以經云必使同姓必使異姓故知先

無主後云異姓同宗之婦也者同宗謂喪家同宗其婦必與喪家異姓故云異姓同宗之婦云

婦人外成者解婦主使異姓之意今與死者同姓婦人不得與喪家為喪主以其外成適於他

族故不得自與己同宗為主疏此論婦人外成此云異姓者與夫家為異姓

之事庾氏云喪有男主以接男賓女主以接女

賓若父母之喪則適子為男主適婦為女主也

今或無適子適婦為正主遣他人攝主若攝男

主必使喪家同姓之男若攝婦主必使喪家異

海鹽張元濟補寫續經解

姓之女

為父後者為出母無服

訂義註不敢以已私廢父所傳重之祭祀疏此

論適子承重不得為出母著服之事出母謂母

犯七出為父所遣而母子至親義不可絕父若

猶在子皆為出母服若父沒後則適子一人不

復為母服所以然者已係嗣烝嘗不敢以私親

廢先祖之祀故無服

廷華案出妻之子為母期

親親以三為五以五為九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矣

訂義註已上親父下親子三也以父親祖以子

親孫五也以祖親高祖以孫親玄孫九也殺謂
 親益疏者服之則輕疏親親以三者以上親父
 親以三為五也又以父上親祖以子下親孫
 者三今加祖及孫故言五也以五為九者已上
 祖下孫則是五也又以曾祖故親高祖曾孫故
 親玄孫上加曾高二祖下加曾玄二孫以四籠
 五故為九也疏此廣明五服之輕重隨人之親疏著
 服之節已上親父下親子合應云以一為三而
 云以三為五者父子一體無可分之義故祖親
 之說不須分矣而分祖孫以疏一等本去非已
 一體易之
 故有可分之義而親名著也又以祖親曾祖以
 孫親曾孫應云以五為七而言九者曾祖曾孫

海鹽張元濟補寫續經解

為情已遠故畧其相親之旨也庾氏云由祖以
 親曾高二祖由孫以親曾玄二孫服之不同義
 由於此也上殺者據已上服父祖而減殺故服
 父三年服祖減殺至期以次減之故略從齊衰
 三月曾高一等所以喪服註云重其衰麻尊尊
 也減其日月恩殺也不可以大功小功旁親之
 服加至尊故皆服齊衰下殺者謂下於孫而減
 殺子服父三年而父子首足不宜等衰故父服
 子期也若正適傳重便得遂情故喪服云不敢
 降是也父服子期孫卑理不得祖報故為九月

若傳重者亦服期也為孫既大功則曾孫宜五
月但曾孫服曾祖正三月故曾祖報亦一時也
而曾祖是正尊自加齊衰服而曾孫正卑故正
服總麻曾孫既總麻三月玄孫理不容異故服
不依次減殺畧同三月旁殺者世叔之屬是也
父是至尊故以三年若據祖期年則世叔宜九
月而世叔是父一體故加至期也從世叔既疏
加所不及據期而殺是以五月族世叔又疏一
等故以總麻此外無服也此是發由父而旁漸
至輕也又祖是父一體故加至期而祖之兄弟

海鹽張元濟補寫續經解

疏

本云非已一體易之

加亦不及據於期之斷殺便正五

月族祖又疏一等故宜總麻此外無服是發祖
而旁漸殺也又曾祖據期本應五月曾祖之兄
弟謂族曾祖既疏一等故宜三月也自此以外
及高祖之兄弟悉無服矣又至親期斷兄弟至
親一體相為兩期同堂兄弟疏一等故九月從
祖兄弟又疏一等故小功族之昆弟又殺一等
故宜三月此外無服是發兄弟而旁殺也又父
為子期而兄弟之子但宜九月而今亦期者父
為子本應報以三年時為首足故降至期而兄

弟之子為世叔本應九月但言世叔與尊者一體而加至期世叔旁尊不得自比父祖之重無義相降故報兄弟子期且已與兄弟一體兄弟之子不宜隔異欲見猶子之義與已等所以至期故檀弓云兄弟之子猶子也蓋引而進之是也又同堂兄弟之子服從伯叔無加則從伯叔亦正報五月也族兄弟之子又疏故宜總耳此發子而旁殺也又孫服祖期祖尊故為孫大功兄弟之孫服從祖五月故從祖報之以小功也同堂兄弟之孫既疏為之理自總麻其外無服

海鹽張元濟補寫續經解

矣曾祖為曾孫三月為兄弟曾孫以無等降之故亦為三月而親畢矣者結親親之義也始自父母終於族人故云親畢矣且五屬之親若同父則期同祖則大功同曾祖則小功同高祖則總麻高祖外無服亦是畢矣

疑義疏應曾祖大功高祖小功而俱齊哀三月者父祖及於己是同體之親故依次減殺曾祖高祖非己同體其恩已疏

廷華案高曾祖不可以大小功論故特服齊哀三月非己同體說大舛蓋九族皆一體所出止

可言親疏也

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庶子王亦如之

訂義註四廟者高祖以下與始祖而五疏亦如之者立祀五廟事事亦如適子為王也嫌其不得故特明之韋氏玄成曰始受命而王者不必備清江劉氏曰庶子王亦如之註云庶子祭天立廟非也此一句當承後文慈母與妾母不世祭也以下脫誤在前耳又曰而立四廟云天子立四廟亦非也此一句上有脫簡耳文當曰諸

海鹽張元濟補寫續經解

侯及其大祖而立四廟

廷華案此說是嚴陵方氏謂天子七廟此云四

廟據月祭之親其說不合蓋立者創始之名不應止以所祭言又韋玄成謂始受命而王不必備事七廟故立四廟又山陰陸氏曰庶子王者言王者後世衰亂統緒已絕有時起者若光武既復七廟其高曾祖禰當別立廟祀之俱存要之此上一句是立四廟又是一義末句又是一義其說是有缺錯不必強合為一

疑義註禘大祭也始祖感天神靈而生祭天則以祖配之自外至者無主不止世子有廢疾不可立而庶子立其祭天立廟亦如世子之立也

春秋時衛侯元有兄縶疏禘大祭也爾雅釋天

立公羊宣三年傳文外至者大神也主者人至也故祭以人祖配天神也以其庶子為王明知

世子有廢疾不可立也云春秋時衛侯元有兄
繫者按昭七年左傳稱長子孟繫之足不良而
立次子元元即衛靈公也疏此一節論王者庶子之郊天立

廟與適子同之義各依文解之王者禘其祖之
所自出者禘大祭也謂夏正郊天自從也王者
夏正禘祭其先祖所從出之天若周之先祖出
自靈威仰也以其祖配之者以其先祖配祭所
出之天天位尊重故雖庶子而為王者則郊
廷華案鄭悞禘為郊而以靈威仰為天又以天
為祖所自出此即感生帝之說也是豈不知郊
特牲有禘饗郊稷之文而為是異說乎詳周禮案至

海鹽張元濟補寫續經解

庶子王不一註第以世子有廢疾蓋為孟繫起
見耳廬陵胡氏曰世子豈盡有疾其舛明矣
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繼禰者為小宗有五世而遷之
宗其繼高祖者也

訂義註別子者諸侯之庶子別為後世始祖也
謂之別子者公子不得禰先君宗者別子之世
長子為其族人為宗所謂百世不遷之宗小宗
別子庶子之長子為其兄弟為宗也謂之小宗
者以其將遷也五世而遷謂小宗也小宗有四
或繼高祖或繼曾祖或繼祖或繼禰皆至五世

則遷者以別子之後族或繼曾祖或繼祖或繼禰與三從兄弟為宗或有繼祖者與同堂兄弟為宗或有繼禰者與親兄弟之適是繼禰小宗也事同堂兄弟四宗事是繼祖小宗也事再從兄弟之適是繼高祖小宗也族小宗也事三從兄弟之適是繼高祖小宗也事四小宗兼大宗為五也又云皆至五世則遷者繼高祖者至子五世繼禰者至玄孫五世世繼祖者至曾孫五世繼禰者至玄孫五世也世皆五世不復與四從兄弟為宗故云皆至五世則遷各自隨近相宗然則小宗所繼非一前文獨云繼禰者為小宗小宗雖四初皆繼禰為始據初為元故疏此一節並論尊祖敬宗之義時云繼禰也

別子為祖者謂諸侯適子之弟別於正適故稱別子也為祖者別與後世為始祖謂此別子子

海鹽張元濟補寫續經解

孫為卿大夫立此別子為始祖繼別為宗謂別子之世世長子恒繼別子與族人為百世不遷之大宗繼禰者為小宗禰謂別子之庶子以庶子所生長子繼此庶子與兄弟為小宗謂之小宗者以其五世則遷此大宗為小故云小宗也有五世而遷之宗其繼高祖者也者五世者謂上從高祖下至玄孫之子此玄孫之子則合遷徙不得與族人為宗故云有五世則遷之宗其繼高祖者此五世合遷之宗是繼高祖者之子以其繼高祖之身未滿五世而猶為宗其繼高

祖者之子則已滿五世禮合遷徙但記文要畧
惟云繼高祖其實是繼高祖者之子也

是故祖遷於上宗易於下尊祖故敬宗敬宗所以尊
祖禰也庶子不祭祖者明其宗也

訂義註宗者祖禰之正體明其尊宗以為本也
禰則不祭矣言不祭祖者主謂宗子庶子俱為

適士得立祖禰廟者也凡正體在乎上者謂下

正猶為庶也疏鄭據子名對父此言庶子則是
父庶父即不得祭父何假言祖故

云祫則不祭也而記不應言不祭祖祖是對孫
今既云庶子不祭祖故知是宗子庶子俱為適
士適士得立二廟自祫及祖是適宗子得立祖
廟祭之已足是祖庶雖俱為適士得自立祫廟而

海鹽張元濟補寫續經解

不得立祖廟祭之故云庶子不祭祖云凡正體
在乎上者謂下正猶為庶也者解所以謂禰適
為庶子之義也正體謂祖之適也下正謂祫之
適也雖正為祫適而於祖猶為庶故禰適謂之
為庶也五疏四世之時尚事高祖至五世之時
宗悉然

謂高祖之父不為加服是祖遷於三四世之時

仍宗三從族人至五世不復宗四從族人各自

隨近為宗是宗易於下宗是先祖正體所以尊

祖或敬宗更覆說云敬宗所以尊祖禰覆結尊

祖之文也庶子不祭祖者明其宗也者此猶尊

祖之義也庶子適子俱是人子並宜供養而適

子烝嘗庶子獨不祭者正是推本崇適明有所

宗故云明其宗也

庶子不為長子斬不繼祖與禰故也

訂義註尊先祖之正體不二其統也言不繼祖禰則長子不必五世疏此亦尊祖之義也然此所明與喪服中義同而語異也喪服明父是適為長子斬此明父是庶子不得為長子服斬者也是互相明也但經記文混正不知幾世之適得遂茲極服馬季長註喪服云此為五世之適父乃為之斬也而鄭註此云言不繼祖禰則長子不必五世矣庾氏云用恩則禰重用義則祖

海鹽張元濟補寫續經解

重父之與祖各有一重故至已承二重而為長子斬若不繼祖則不為長子斬也庾氏此言則適子二世承重則得為長子三年也而鄭不言世數者鄭是馬季長弟子不欲正言相非故依違而言曰不必也然孫系於祖乃為長子三年而此不云庶孫不得為長子必云庶子者孫語通遠嫌或多世今欲明此祖非遠故言子以示近既義須繼禰言不繼祖自是又曰與禰者庾氏云若直云不繼祖恐人謂據庶子長子死者之身不繼祖故更言不繼祖與禰欲明死者

之父不繼祖與禰非據死者之身鄭註喪服云
此言為父後者然後為長子三年則是父之適
子即得為長子三年此經云必為父適祖適乃
得為長子斬者但禮有適子者無適孫雖已是
祖正若父猶在則已未成適未成適則不得重
長重長必是父沒後者故云為父後者然後為
長子三年也然已身雖是祖庶而是父適則應
立廟立廟則已長子傳重當祭而不為斬者以
是祖庶厭降故不敢服斬且死者其父見在父
自供祭然禮為後者有四條皆不為斬何者有

海鹽張元濟補寫續經解

體而不正有正而不體有傳重而非正體有正
體而不傳重是也體而不正庶子為後是也正
而不體適孫為後是也傳正非正體庶孫為後
是也正體不傳重適子有廢疾不立是也四者
皆斬悉不得斬也惟正體又傳重者乃極服耳
庶子不祭殤與無後者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

訂義註不祭殤者父之庶也不祭無後者祖之
庶也此二者當從祖祔食而已不祭祖無所食
之也共其牲物而宗子主其禮焉祖庶之殤則
自祭之凡所祭殤者惟適子耳無後者謂昆弟

諸父也宗子之諸父無後者為禫祭之疏云不
 父之庶者謂己是父之庶子及餘兄弟亦自
 之庶子庶子所生之適子為殤而死者不得自
 祭之以其已祭成人不無後不祭可知云不
 其子殤也殤尚不祭成人無後不祭可知云不
 祭無後者祖之庶也者已祭成人不無後不
 廟故兄弟無後者不得祭之已祭成人不無
 不得祭諸父無後者不得祭之已祭成人不
 而祭已祭諸父無後者不得祭之已祭成不
 此云祖之庶不云曾祖之庶言祖兼曾祖也
 此無後者身並是庶若在殤而死則不合祭
 云此二者當從祖祔食而已不祭祖無所食
 也者一是殤二是無後此二者當從死者之
 而祔食祖廟在宗子之家故已不得祭祖無
 食以私家不合祭祖無處食之也云其共其
 而宗子直掌其禮庾氏云此殤與無後者所
 宗子直掌其禮庾氏云此殤與無後者所祭
 時非惟一度四時隨宗子之家而祭也但性
 不得同於宗子祭享之禮故曾子問註云凡殤

海鹽張元濟補寫續經解

時豚其義具曾子問疏云祖庶之殤則自祭之
 者已於祖為庶故謂己子為祖庶之殤已祭
 通得立父廟故自祭子殤在於父廟也云無
 者謂昆弟諸父也者昆弟謂己之昆弟已祭
 庶祭無後昆弟當就祖廟已無祖廟故不祭
 後昆弟云諸父也者已祭成不祭諸父當
 於曾祖之廟已無曾祖之廟故不祭無後諸
 云宗子之諸父無後者為殤祭之者宗子合祭
 諸父諸父當于宗子曾祖之廟宗子是士惟
 祖祔二廟無曾祖廟故諸父無後者為殤祭
 若宗子為大夫得立曾祖廟者則祭之於曾
 廟不于殤也若宗子有太祖廟者則祭之於
 祭之於殤案祭法云先壇後殤今祭之殤者
 氏云以其無後殤故於殤也口廷華案父庶
 庶其說尚隘為殤說亦是未的蓋無疏此與曾
 曾祖廟亦當祔太祖廟也姑存參
 子問義同而語異也曾子問是明宗子所得祭
 就宗子之家宗子主其禮今此所言是庶子不

禮記卷之三十一
得在當家祭者也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者解
庶所以不自祭義也已不得祭父祖而以此諸
親皆各從其祖祔食祖廟在宗子之家故已不
得自祭之也

庶子不祭禰者明其宗也

訂義註謂宗子庶子俱為下士得立禰廟也雖

庶人亦然

疏前文云不祭祖已有祖廟故註云宗子庶子俱為適士此文云不祭禰

惟有祔廟故註云宗子庶子俱為下士若庶子是下士宗子是庶人此下士立廟於宗子之家庶子共其牲物宗子主其禮雖庶人是有祭義若宗子為下士是宗子自祭之庶子不得祭也
疏解庶所以不祭殤義也稱適故得立禰廟故

海鹽張元濟補寫續經解

祭禰稱庶不得立禰廟故不得祭其禰明其有所宗既無禰廟故不得祭于殤也

親親尊尊長長男女之有別人道之大者也

訂義註言服之所以隆殺疏此論服之隆殺之

義親親謂父母也尊尊謂祖及曾祖高祖也長

長謂兄及旁親也不言卑幼舉尊長則卑幼可

知也男女之有別者若為父斬為母齊衰姑姊

妹在室期出嫁大功為夫斬為妻期之屬是男

女之有別也人道之大者也者言此親親尊尊

長長男女有別人間道理最大者皇氏云親親

結上以三為五尊尊結上王者禘其祖之所自
出長長結上庶子不祭案鄭註云言服之所以
降殺為服發又記者別言其事非是結成上義
上文自論尊祖敬宗不論服之降殺皇氏說非
也

從服者所從亡則已屬從者所從雖沒也服妾從女
君而出則不為女君之子服

訂義註從服謂若為君母之父母昆弟從母也
屬從謂若自為己之母黨妾為女君之黨服得
與女君同而今俱出女君猶為子期妾於義絕

海鹽張元濟補寫續經解

無施服

疏鄭以此謂畧舉一隅也屬從者所從
雖沒也服此明屬從也屬者骨肉連續

以為親也亦有三一是一是子從母服母之黨二是
妻從夫親服夫之黨三是夫從妻服妻之黨此

三從雖沒猶從之服其親也註云謂若自為己
之母黨者亦舉一隅也妾從女君而出則不為

女君之子服者妾服女君之子皆與女君同此
云從而出謂姪娣也姪娣從女君而入若女君

犯七出則姪娣亦從而出母自為子猶期
姪娣不復服出女君之子已義絕故也疏此

論從服之事從服者案服術有六其一是徒從
者徒空也與彼非親屬空從此而服彼徒中有

四一是妾為女君之黨二是子從母服於母之

君母三是妻子為君母之黨四是臣從君而服

君之黨就此四徒之中而一徒所從雖亡則猶

服如女君雖沒妾猶服女君之黨其餘三徒則所從亡而已謂君母死則妾子不服復君母之黨及母亡則子不復服母之君母此疑又君亡則自不服君黨親也其中又有妾攝女君為女君黨各有義故也今上云所從亡則已已止也止謂徒從亡則止而不服者

禮不王不禘

疑義註禘謂祭天疏此論王者郊天之事王謂天子也禘謂郊天也禮惟天子得郊天諸侯以下否故云禮不王不禘此經上下皆論服制記

海鹽張元濟補寫續經解

者亂錄不禘之事廁在其間無義例也以承上文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故知謂郊天也非祭昊天之神也說見前山陰陸氏曰此宜在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之上

世子不降妻之父母其為妻也與大夫之適子同訂義註世子天子諸侯之適子也不降妻之父母為妻故親之也為妻亦齊衰不杖者君為之主子不得伸也主言與大夫之適子同據服之成文也本所以正見父在為妻不杖於大夫適子者明大夫以上雖尊猶為適婦為主疏知世子是天

子諸侯之適子也以其春秋王與諸侯適子皆稱世子云為妻亦齊衰不杖者君為之至子不得伸也者言世子為妻知齊不杖者以喪服齊衰不杖者稱大夫適子為妻故知齊衰不杖所以不杖者父為主其子不得伸也今世子為妻亦不杖故云君為主子不得伸也知主言與大夫之適子同據服之成文也者此解經所以言世子與大夫適子同齊衰以大夫適子喪服齊衰不杖以成文故云據服之成文也云本所以正見父在為妻不杖於大夫適子者明大夫以上雖尊猶為適母為主者言本主謂喪服本文也喪服若舉世子為妻其士既職卑本無降理大夫是尊降之首恐其為適婦疏世子不降妻之父母者世而降故特顯之

子謂天子諸侯之適子與君連體故不降妻之父母親親之故也其為妻也與大夫之適子同

海鹽張元濟補寫續經解

者世子既不降妻之父母其為妻也亦不降與大夫之適子為妻同也廷華案天子諸侯降其妻之父母以尊降也世子不以尊降止以厭降其父於世子妻之父母本無服則不厭故不降也適婦父本不降故亦不降

父為士子為天子諸侯則祭以天子諸侯其尸服以士服父為天子諸侯子為士祭以士其尸服以士服訂義註祭以天子諸侯養以子道也尸服士服父本無爵子脫不敢以爵加之嫌於卑之祭以士尸服士服者謂父母以罪誅尸服以士服不

成為君也疏知謂父以罪誅者以其尸服士服故也以其嘗為天子諸侯不可以庶人之禮待之士是爵之最卑故服其士服陳氏集說曰以天子諸侯祭父之為士者其禮伸故尸服死者之服為正以士之禮祭父之為天子諸侯者其禮屈故服士者之服為變禮

疑義註天子之子當封為王者後以祀其受命之祖云為士則擇其宗之賢者若微子者不必封其子為王者後及所立為諸侯者祀其先君以禮卒者尸服天子諸侯之服如遂無所封立

海鹽張元濟補寫續經解

則尸也祭也皆如士不敢僭用尊者衣服疏尸服者若君之先祖為士大夫則服助祭之服故曾子問云尸弁冕而出是為君尸有若弁者有若冕者若為先君士尸則著爵弁若為先君大夫尸則著玄冕是也若大夫士之尸則服家祭之服故鄭註士虞記尸服卒者之上服是也云者微子者不必封其子者案尚書序云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啟代殷後是擇其賢者不立封紂子是也云祀其先君以禮卒者尸服天子諸侯之服者案左傳云宋祖帝乙是以禮卒者而宋祀以為祖明其服天子之服推此則諸侯亦然

廷華案父子天子諸侯尸當服其本服記乃云士服此本服可疑註作有罪解之姑合集說並存以備參至微子說支離無謂又禮尸服卒者

之上服上服朝祭之服不當但有助祭言又據
司服士自皮弁而下則士服但玄端也

婦當喪而出則除之為父母喪未練而出則三年既
練而出則已未練而反則期既練而反則遂之

訂義註當喪當舅姑之喪也出除喪絕族也疏
此明婦人遭喪出入之節當喪而出者謂正當
舅姑之服時被夫遣出者也恩情既離故出即
除服也為父母喪未練而出則三年者謂妻自
有父母喪時也女出嫁為父母期若父母喪未
小祥而妻被夫遣歸值兄弟之小祥則隨兄弟

海鹽張元濟補寫續經解

喪疑三年之受既以絕夫族故其情更隆於父

母也故云則三年既練而出則已者已止也若
父母喪已小祥而女被遣其期服已除今歸雖
在三年內則止不更反服也所以然者若反本
服須隨兄弟之節兄弟小祥之後無變服節於
女遂止也未練而反則期者此謂先有父母喪
而為夫所出今喪猶未小祥而夫命已反則還
夫家至小祥而除是依期服也既練而反則遂
之者若被遣之還家已隨兄弟小祥服三年之
受而夫命反之則有遂三年乃除隨兄弟故也

再期之喪三年也期之喪二年也九月七月之喪三時也五月之喪二時也三月之喪一時也故期而祭禮也期而除喪道也祭不為除喪也

訂義註言喪之節應歲時之氣期而祭此謂練

祭也禮正月存親親亡至今而期期則宜祭期

天道一變哀惻之情益當作哀哀則宜除不相

為也疏案莊元年三月夫人孫子齊公羊傳云其言孫子齊何念母也正月以存君念母

以首事是也○廷華案三年之喪自當以三十

六月為正說詳宋伯此云再期即二十七月而

畢之說也除謂變除耳不疏此一節總明遭喪

海鹽張元濟補寫續經解

應歲時之氣歲序改易隨時傷感故一期而為練祭是孝子存親之心故云禮也言於禮當然期而除喪道也者言親終一期天道改變哀情益哀而除其喪天道當然故云道也祭不為除喪也者言為此練祭自為存念其親不為除喪而設此除喪謂練時除喪也男子除首經女子除要帶與小祥祭同時不相為也若至大祥除喪此除喪亦兼之也大祥祭除喪亦與大祥同日不相為意各別也但祭為有親除喪為天道之變庾氏賀氏並云祭為存親幽隱難知除喪

事顯其理易識恐人疑祭之為除喪而祭故記者特明之云祭不為除喪也然祭雖不為除喪除喪與祭同特總而言之練祭祥祭亦名除喪也故下文云三年而後葬者必再祭其祭之間不同時而除喪也又云除成喪者朝服縞冠是練祥之祭總名除喪

疑義疏除喪祭自為天道感殺不為有親兩事雖同一時不相為也

廷華案人子無時不以親為心感天道亦所以存親乃云不為存親豈不大悖

海鹽張元濟補寫續經解

三年而后葬者必再祭其祭之間不同時而除喪訂義註再祭練祥也間不同時者當異月也既祔明月練而祭又明月祥而祭必異月者以葬與練祥本異歲宜異時也

疏知再祭練祥者下者則必為之再祭朋友虞祔而已再祭非虞相又雜記云三年之喪則既顯其練祥皆行故知再祭謂練祥也云既祔明月練而祭又明月祥而祭者如鄭此言則虞祔依常禮也必知虞祔依常禮者以經云必再祭恐不為練祥故特云必再祭明虞祔依常禮可知 疏此謂身有事故不得及時而葬故三年而後葬必再祭者謂練祥祭也者既三年未葬尸柩尚存雖當練祥之月不可除親服故三年葬後必為此

練祥其祭之間不同時者練之與祥本是別年
別月今雖三年之後不可同一時而祭當前月
練後月祥故云不同時於練祥之時而除喪謂
時男子除首經女子除要帶祥特除喪

疑義註而除喪者祥則除不禫

疏云已祥則除不禫者以經直

云必再祭故知不禫禫者本為思念情深不忍
頓除故有禮也今既三年始葬哀情已極故不
也禫

廷華案既補練祥亦補禫三年后葬又廢禫不
重失乎蓋註再祭之說本混註又甚之疏矣

大功者主人之喪有三年者則必為之再祭朋友虞

海鹽張元濟補寫續經解

祔而已

訂義註謂死者之從父昆弟來為喪主有三年

者謂妻若子幼少大功為之再祭則小功總麻

為之再祭可也

疏親重者為之遠祭親輕者為之近祭故大功為之祥及練小

功總麻為之練朋友但為之虞祔也皇氏云死

者有三年之親大功主人為之練祥若死者有

期親則大功主者至期小功總麻至祔若又無朔則

各依服月數而止故雜記云凡主兄弟

之喪雖疏亦虞之謂無三年及期者也疏此明
為人主喪法也大功從父兄弟也主人之喪者

謂死者無近親而從父昆弟為之主喪故云主
人喪也有三年者謂死者有妻若子妻不可為

主而子猶幼少未能為主故大功者主之為之
練祥再祭朋友虞祔而已者朋友疏於大功不
能為練祥但為之虞祔而已然則大功尚為練
祥則虞祔亦為之可知

士妾有子而為之總無子則已

訂義註士卑妾無男女則不服不別貴賤疏云

貴賤者大夫貴妾雖無子猶服之故喪服云大
夫為貴妾總是別貴賤也士妾賤士妾無子則

不服不殊別
妾之貴賤

生不及祖父母諸父昆弟而父稅喪則否

訂義註謂子生於外者也父以他故居異邦而

海鹽張元濟補寫續經解

生已已不及此親存時歸見之今其死於喪服
年月已過乃聞之父為之服已則否者不貴非

時之恩於人所不能也當其時則服稅喪者喪

與服不相當之言疏知當其時則服者以稅是

是服內服故知則服謂服其全服案禮論云存

服其喪服者庾氏以為非也云稅讀如無禮則

北門超乘者三百人王孫滿尚幼觀之言于王

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輕則寡謀無禮則脫今

讀從之也云稅喪者喪與服不相當之言者稅

是輕稅或前後不與正時相當故云稅也○廷
華業小功不稅曾子尚疑之况祖父父母乎且斷
無父重喪而子獨吉服疏此一節明稅服之禮
之理也此記不足為據

本國有此諸親後或隨宦出遊居於他國更取
而生此子此子生則不及歸與本國祖父以下
諸親相識故云不及謂不及歸見也而父稅喪
已則否者若此謂親死道路既遠喪年服已竟
而始方聞父則稅之稅之謂追服也父雖追服
而此子否故云已則否也所以否者鄭言不貴
非時之恩於人所不能也若時年未竟則稅服
其全服然已在他國後生得本國有弟者謂假
令父後又適他國更取所生之子則為已弟故
有弟也王云以為計已之生不及此親之存則

海鹽張元濟補寫續經解

不稅若此親未亡之前而已生則稅之也又謂
昆弟為諸父之昆弟也劉知蔡謨等解正義與
王同而以弟為衍字庾氏以為已謂死者為昆
則謂已為弟已不能稅昆則昆亦不能稅已昆
弟尚不能相稅則餘從者不稅可知也此等並
非鄭義今所不取

為君之父母妻長子君已除喪而后聞喪則不稅
訂義註謂臣之恩輕也謂卿大夫出聘門以他
故久留疏此一節明臣為君親稅之與否今各
依文解之為君之父母者此謂臣出聘不在而

君諸親喪而臣後方聞其喪時若君未除則從
為服之若君已除則臣不稅之所以然者恩輕
故也廷華案君之父母則即吾君矣君有常服
雖已除喪亦當稅之此當指開創君之父及其
父有廢疾未立者言
降而在總小功者則稅之

訂義註謂正親在齊衰大功者親總小功不稅
矣曾子問曰小功不稅則是遠兄弟終無服也
疏降而在總小功者則稅之此句廣釋檀弓中
曾子所說也曾子所云小功不稅是正小功耳

海鹽張元濟補寫續經解

若本大功以上降而若總小功者則為稅之本
情重故也

疑義註此句補脫誤在是宜承父稅喪已則否
疏鄭玄此云一則為此句至連親屬之下不應
孤在君服中央也二則若此諸父昆弟在下殤
死者則父亦稅之故知宜承
父稅之已則否之下者也

廷華案此不當承已則否蓋祖父母正服尚不
稅豈有反稅降服之理

近臣君服斯服矣其餘從而服不從而稅君雖未知
喪臣服已

訂義註不從稅謂君出朝覲不時反而不知喪

者近臣閹寺之屬也其餘羣介行人宰史也臣

服謂從服者所從雖在外自若服也疏若如也謂自如尋

常依限著服也凡疏近臣君服斯服矣者尋明

臣獨行不稅此明賤臣從君出朝覲在外或遇

險阻不時反國比反而君為親喪君自稅之而

臣之卑近者則從君服之非稅義也其餘為臣

之貴者羣介行人宰史之屬若君親服限未除

而君既服之則臣下亦從而服之也若限已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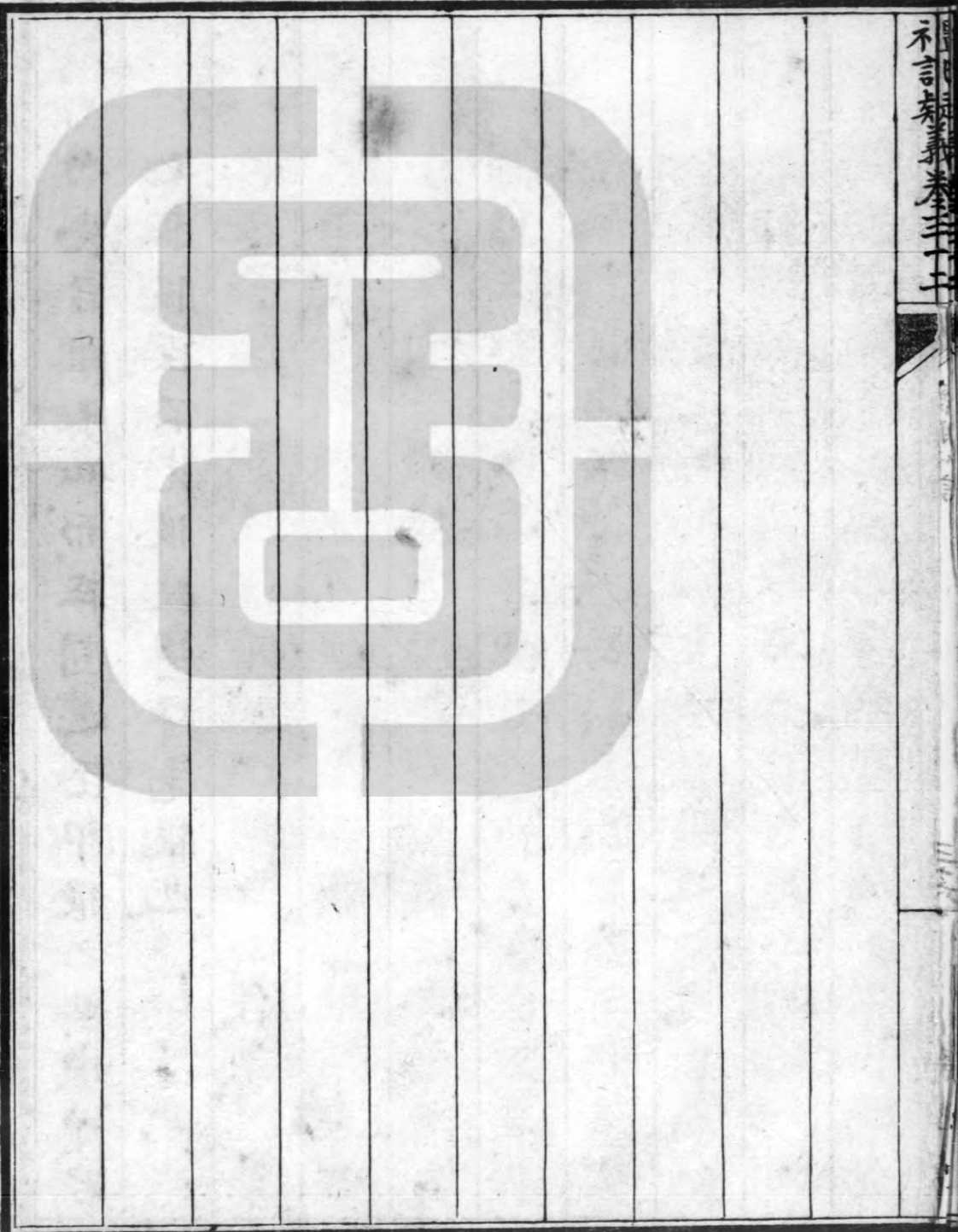
而君稅之此臣不從君而稅君雖未知喪臣服

已者此謂君出而臣不隨君而君之親於本國

海鹽張元濟補寫續經解

內喪君雖未知而在國之臣即服之也嫌從君
之未服臣不先服故明得先服也

海鹽張元濟補寫續經解



廿三頁